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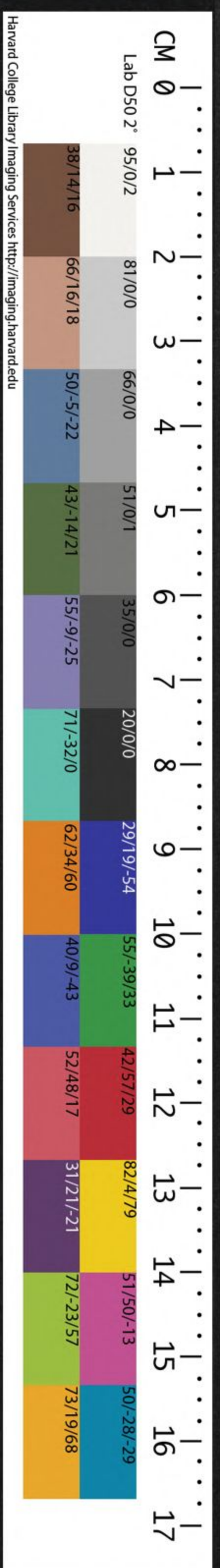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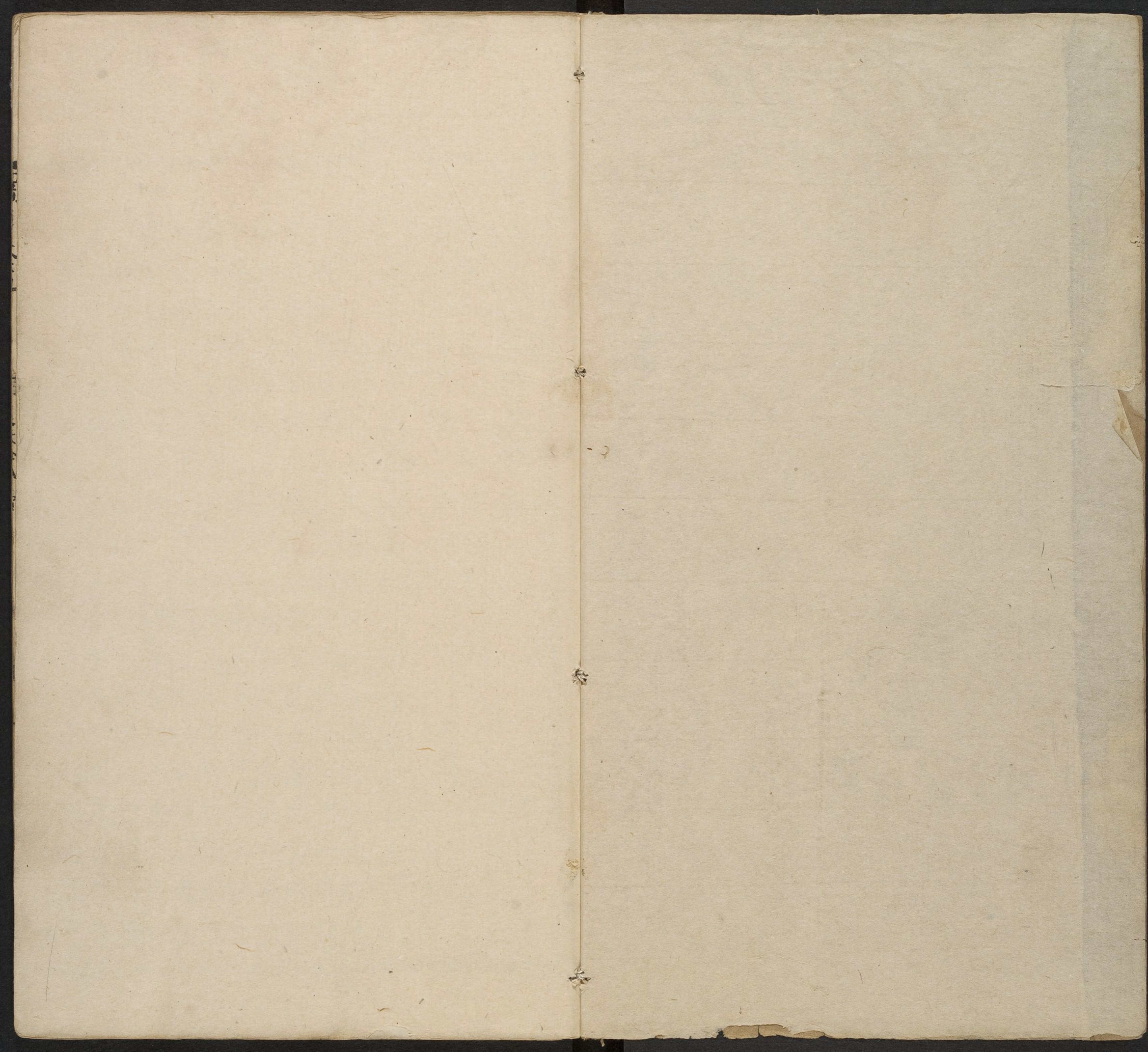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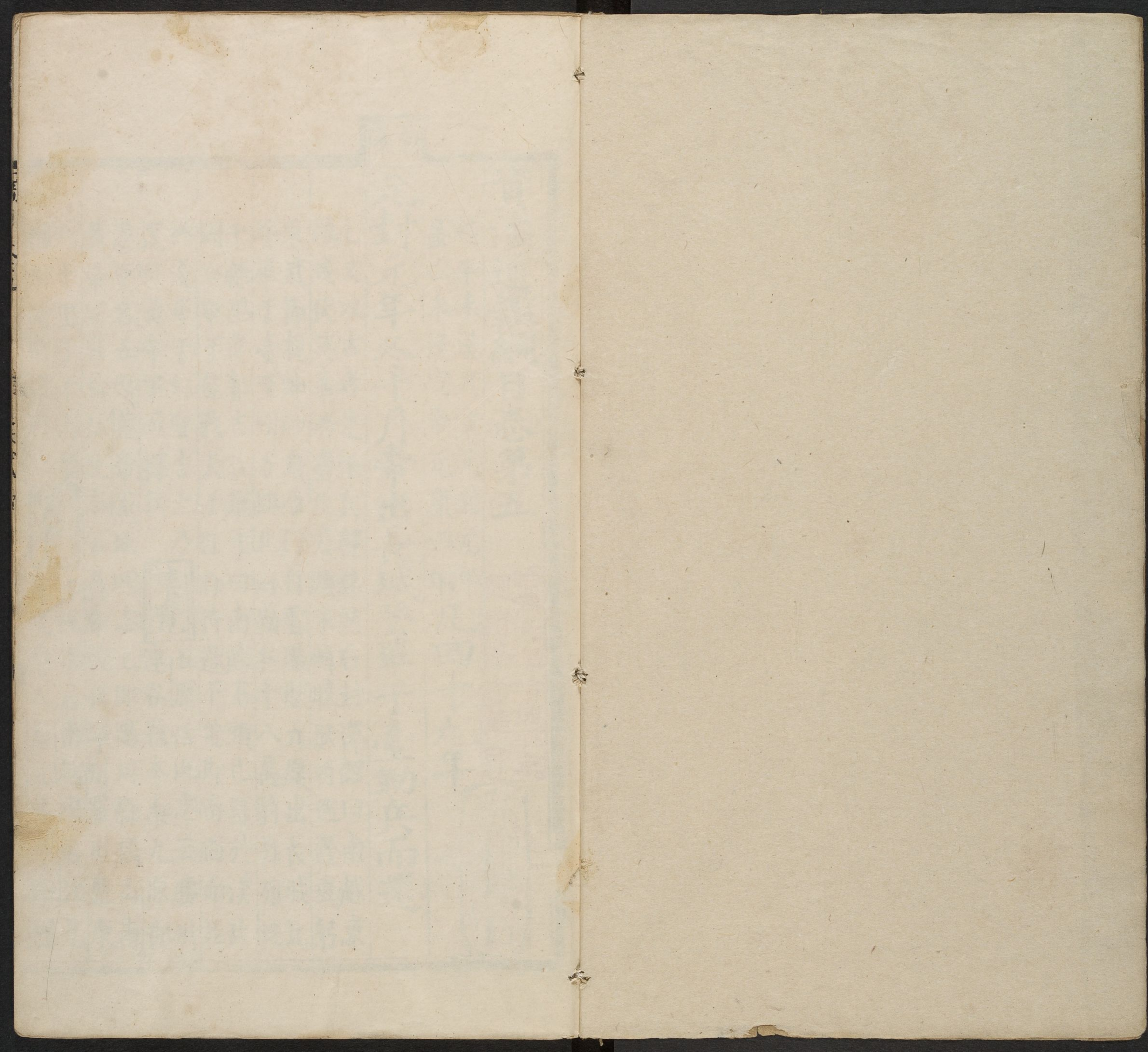
T2512/2543 B

通鑑綱目 五

七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

起辛未漢武帝元封元年凡四十九年

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

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詔曰南越東

既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願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

秉武節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歷五原出長城北

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

千餘里遣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

關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

集覽

五原括地志云勝州

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

漢更名五原黃帝冢地

黃帝冢在焉括地志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

辛未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實實

晉武帝人康元年東國

名注見漢惠帝四年雲陽古地名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七十里漢昭帝置縣屬左馮翊唐廢之五原漢之郡名治九原縣隋初置豐州後改五原郡唐初復為豐州或為九原郡寰宇記九原有前後雞延城及即君城本朝省之故城在延安府神木縣長城在延安府鄜州西南四里秦將蒙恬所築黃帝冢在延安府中鄜縣治北即橋陵也世傳黃帝崩後塋衣冠于此

貶卜式為太子太傅以兒寬為御史大夫

上以或不習文章故貶秩而以寬代之

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徙其民江淮間

漢兵入東越境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眾降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僊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五月至甘泉

正月上幸緱氏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海上伺八神益發船求蓬萊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下有玉牒書書秋禮畢天子獨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此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坐明堂學位上壽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廣饗賜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群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勿行焉八千里云

集

覽中嶽在嵩高山注見唐中宗嗣至十二年嵩山

八神注見秦始皇二千八百八年奉高縣名也屬秦

山郡下東方從東方而西

泰山之封鑿白玉之牒按玉牒長尺三寸廣厚各

五寸歲於山上以方石三枚為再系緘以金繩封

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下陰道山之西北曰陰道

禪泰山下吐東北肅然山正義曰除地而祭曰禪

報地之功也言禪者神之矣山之基足曰吐肅然

小山在泰山下吐東北江准間茅三脊為神藉封

靈茅也為貢包鬪菁茅蔡氏傳曰菁茅有刺而三

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括地志云辰州盧溪縣西

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陽記云山際出包茅

有刺而三脊白雲出封中封用五色土益雜封之

白雲出其中此瑞也坐明堂史記本紀注泰山東

北吐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上

壽如淳曰上酒為禱壽非大行酒

正誤

還至奉高泰山

下東方集覽下東方從東方而下也○今按史記

上還至奉高令侍中儒者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

秦一之禮天子獨與侍中上泰山亦有封明曰下

陰道禪泰山下附東北肅然山然則本謂泰山下

之東方非謂自泰

山東方而下也

實貫一統志云緱氏縣名注見

注見秦始皇二十九年甘泉宮名注見文帝二年

奉高漢之縣名屬秦山郡隋初廢郡改奉高為岱

山後以岱山省入博城縣唐初於縣置秦州後廢

書法

綱目書巡二十九莫多於秦皇漢武隋場

明堂乃武帝元

狩三年所造

明堂在濟南府

秦堂在漢書

秦堂在漢書

秦堂在漢書

秦堂在漢書

秦堂在漢書

亦莫詳於三君若夫自春首至五月風回萬八千里則又秦隴之所未有也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幹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責即賣之賤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人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集覽

集覽 盡幹幹音管專主之也相灌輸謂以其土地所有者轉輸於所無之地互相灌注互相輸送輸者既便而官有利平準官名也屬大農有令丞委輸並去聲注見高帝五年

發明

弘羊一賈人子爾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弘羊非能取其家之貲以助國也又非能神運鬼輸以生財也不過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乎我朝司馬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有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復滂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焉呼此言真萬世之藥石也然不加賦之說通鑑猶載其彷彿至綱目分注則削而不錄矣故臣因賜爵之事備載司馬之言為萬世法

秋有星孛于東井之字于三台

聖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集覽

有星字于東井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字入于北斗
注字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字
音佩穠康音執是也董仲舒以為字者惡氣所生
言其字字有所妨礙開亂不明之貌字通作第索
隱曰第妖星之甚者也東井八星主水衡事法令
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又字星
東井並注見晉穆帝井平元年三台春秋元命包
云三台起於文昌列抵大微王公之位晉天文志
三台六星內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二星
曰中台為司中東一星曰下台為司祿所以昭德
塞違也又注見順帝陽嘉二年台階填星天文志
填星中央土四星皆失填星乃為之動天官書謹
候此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晉灼曰常以甲辰
之元始建斗歲填一宿二十八宿而周天春秋文
曜鉤云填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璣中宿之分
德星師古曰德星即填星索隱曰郊祀志填星出
如瓠故師古以德星即填星今按此止言德星則
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天官書景

星者德星也孟康曰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
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
正義曰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
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人則見

書法

於是王朔言見填星大如瓜綱目削之而
書星字而明年乃書祠拜德星則不待深
譏而帝之矯誣自見矣先是帝世書字者五至
是而又同時再字終綱目書字五十三惟武帝
書字七獻帝書字七至於字長竟天同時再字
則帝所獨焉微帝末年悔悟其應殆未可知矣
終綱目同時再字者是年同
月再字一後主建興十四年

申壬

二年冬十月帝祠五時還祠泰一以拜德星

春如東萊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
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復遣方士求神惟采芝藥

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

名乃禱萬里沙遠過祠泰山

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鄭縣東北

沙徑三百餘里過祠泰山

東復有小泰山噴曰即今之泰山

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

黃帝封東泰山禪北山然後不死

山在浪邪朱虛

縣其山卑小

岸沙長三百里泰山即東泰山

南一有十五里名沂山周禮職方氏

鎮曰沂山即此漢郊祀志武帝設祠

卑小下補其聲乃令禮官祠之而不封焉

鎮載諸

禮典

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初河決瓠子二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

發卒數萬人塞之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流白馬玉

璧令群臣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上

名曰宣防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元光三年決濮陽瓠子宣防義取宣導防壅也

渠河東渠龍首渠也河渠書禹斷二渠以引其河

漢書音義曰斷分也二渠一出具

丘西南二折者也一則累州也

大名府開州城西南二十五里瓠子口之

至長安立越祠

越人勇之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故東甌王敬鬼得

壽乃令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卜

書音義曰持鷄奇卜如鼠卜正義曰鷄卜法用鷄

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鷄狗莫熟又祭獨取雞兩

集覽

越人勇之韋昭曰勇之名也越地之人越俗

用

越人勇之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故東甌王敬鬼得

集覽

京萊郡名注見

集覽

河決瓠

集覽

宣防宮在

眼骨上自有孔，裂以人物形則
言不足則為今嶺南行此卜法

作蜚廉柱觀通天臺

集覽

蜚廉，神禽也。能致風氣。

晉灼曰：飛廉，身如鹿，頭如雉，有角而蛇尾，豹文。漢武

以銅鑄像，置觀上，因名飛廉觀。桂觀，即桂宮。三輔黃

圖云：蜚廉，往觀，俱在長安城中。近北宮，通天臺，索

隱曰：漢書並無蜚字，疑衍也。三輔黃圖云：臺在甘泉

宮，高百餘丈，若與天通，故名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

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西節賦云：抗仙掌以承

露，擢雙立之金莖。**管貫**：一統志云：通天臺在西安府

注：金莖，銅柱也。歷陽縣其泉宮內，其地本黃

帝以來祭天圓丘處。漢武帝於

此築臺，以其高上通於天，故名。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

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書法：書讖也。書觀始此，終綱目書觀七。是年挂

觀靈帝光和五年，有人觀後主建興七年。

魏聽訟觀：晉孝武寧康三年，秦聽訟觀。宋庚戌

年，總明觀。陳甲午年，周通道觀。唐武宗會昌三

年，望仙觀。自聽訟總明通道之外，皆讖也。

朝鮮龔殺遼東都尉

發明

武帝為求仙而修宮室，如建柏梁臺，作承

露盤，立太壇，越祠之類，不一而足。至此又

作蜚廉柱觀，通天臺，未幾復有明堂，建堂明

光諸宮之，作綱目皆書于冊，所以著武帝之失

為求神仙者之戒。爾夫豈好為是繁文哉？嗚呼

使神仙果有豈可求耶？使其可求，則武帝得之

矣。

初，全燕之世，晉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

滅燕，屬遼東，外徵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

塞至淇水為界，燕人衛滿亡，命聚黨推髻，夷服，東

走出塞，渡淇水，居秦故空地，後屬真番，朝鮮蠻夷。

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
 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欲入見者勿
 得禁止以故滿得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子
 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未嘗入見辰國欲上
 書見天子又雍關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譙諭右渠
 終不肯奉詔何去至浪末刺殺送者歸報拜遼東
 東部都尉朝

集覽 全燕之世索隱曰謂六國之際
 鮮襲殺之 燕方全盛時也案契丹志晉獻
 契丹全燕地界東至榆關九百里西至雲中七百
 里南至雄州二百里北至古北口三百里真
 番東夷國名應劭曰玄菟郡本真番國番一作藩
 太史公自序曰衛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
 藩注徐廣曰真藩一作莫藩藩音普寒反朝鮮東
 夷國名正義曰音潮仙括地志云高麗都平壤城
 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古朝鮮地浪水漢書音義曰
 浪滂沛反地理志浪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
 西至增地入海後置浪水縣惟髻注見高帝十一
 年雁結王險地理志遼東險瀆縣朝鮮王僖都常

昭曰王險古邑名噴曰王險城在樂浪郡浪水東
 辰國辰即辰韓也東夷國在朝鮮真番之東滅貉
 之南雍闕讀與壅過同刺殺送者案朝鮮傳使御
 刺殺送何者遼東東部地理志遼東郡武次縣東
 部都尉 **管實** 一統志云真番郡名注見秦王政三
 所理 年遼東郡朝鮮東夷國名周封箕子
 於此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
 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為樂
 浪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
 之晉末嘉末陷入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
 連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
 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
 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為
 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
 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末始易姓元至元
 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為界
 國朝初其主李日遣使請改國號詔更號朝鮮其
 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

三年涇水在朝鮮國平壤城東一名大通江中有
朝天石唐蘇定方波兵於涇水即此三險城名即
平壤城也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鴨綠江
之東即箕子之故國漢為樂浪郡治晉義熙後其
王高壤始居此
城後號西京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赦

發明 一獸一馬一芝皆微物也大書特書何哉
告之修夸張而侈耀之雖欲不書可乎
非美之也所以見其怪誕之失云爾

旱

三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
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意乾封乎蘇林曰天旱之意
意其欲新封之士乾燥乎

集覽 天旱

秋作明堂於汶上

書法 書譏也上書產芝下書旱芝不為瑞明矣
是故武帝書甘泉產芝而下書旱安帝書
豫章芝草生而上書日食既地震綱目之意微
矣終綱目書芝二是年安帝元初六年梁乙酉

上欲作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公玉帶上明堂圖
有殿無壁茅蓋通水上有樓乃令作明堂奉高汶

其圖如**集覽** 濟南公玉帶公玉復姓帶名也濟南郡
濟王臣有公玉用其後也音女錄反三輔決錄云

杜陵王氏音肅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是未知二
姓單復有異也其單姓者音肅光武時司徒王況

是其後有殿無壁茅蓋通水正義曰明堂圖中有
一殿四面無壁取其通達以茅覆蓋取其精索為

溝通水以園造宮也汶上縣名屬東平因汶水出
琅邪郡朱虛縣

東泰山東入淮
管覽 名以居汶水之上故名春秋

時為魯中都地漢置東平陸縣屬東郡東漢省入
須昌縣北齊置樂平縣隋後改平陸屬魯郡唐初
屬兖州後改為中路中都縣金改為汶陽縣又改曰
汶上元屬東平路國朝因之改屬兖州府

書法

於汶上何議也禮在國陽於汶上非地矣
書作明堂始此終綱目書作明堂八是年

光武中元元年合或帝成康五年涼宋辛丑年
齊丙寅壬午年午年魏唐中宗嗣聖五年十三年

年書議明堂制度二隋文帝開
皇十三年唐高宗二年

遣將軍楊僕荀彧將兵伐朝鮮

書法

武帝用兵皆書擊此其書伐何朝鮮
罪也為罪之襲殺都尉其罪矣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

滇王降以其地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後
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擊械勞深靡莫以兵臨滇

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
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

而物郡時時小反殺吏發卒誅之歲萬餘人大農
以均輸調益餼助賦故能贍之然所過皆給毋乏

而巳不敢言 **集覽** 勞深靡莫索隱曰西南夷二小
擅賦法矣 國名與滇同姓勞深史作勞漫

靡莫即靡非括地志云勞漫在蜀南靡非在姚州
北去長安西南四千九百餘里滇王注詳見元狩

元年滇國益州郡注同見上年置初郡十七平準
書注晉灼曰元鼎間定越地置南海蒼梧鬱林合

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平西南夷傳所置
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郡謂之初者後皆叛而

併廢之也南陽漢中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
隱曰比音鼻南陽與漢中已往

之郡各以其地比給初郡

以杜周為廷尉

以杜周為廷尉

周外寬內深刺骨其治大張湯時詔獄益多一
歲至千餘章建至六七萬人吏所增知十萬餘人
集覽 詔獄案百官奉宗正屬官主詔獄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

雹大如馬頭

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擊車師破之

樓蘭王姑師攻劫漢使為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
擊之破奴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

威以困烏孫大死之屬封破奴為博望侯
野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千六百百里昭帝遣傅介子往刺其王更名其國曰
鄯善泥野侯泥音食角反泥野地名酒泉向匈奴

下王降漢以其故地置郡名曰酒泉以城
下有金泉味如酒也金蘭州本漢酒泉地

志云酒泉古地名漢以前為月支國地後為匈奴
所據武帝時其王湟邪來降因以其地置酒泉郡
東漢及晉皆因之後魏亦為酒泉郡隋初廢郡置
肅州大業初省入張掖郡唐復置肅州或為酒泉
郡治酒泉縣元置肅州路國
朝改置肅州衛屬陝西行都司

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 **集覽** 角抵戲史記秦二

觀應邵曰戰國時猶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秦更名
角抵戲角角材也抵牴牾也旗師古曰抵當也非為

龍曼延曼通作漫或作前西域傳贊曰漫衍魚
龍之戲注漫衍即張衡賦云巨獸百尋是也魚龍者

為舍利之戲先戲於庭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比日魚
躍水作雲曼化黃龍於庭也曼音萬韻會去

音莊子因之以曼黃龍於庭也曼音萬韻會去
聲衍字注曼衍戲名

因以為巴淪之戲

也尼谿與參當是二相名玄菟樂浪遼東二郡本
朝鮮地箕子所封漢武置郡州東北去三
千里菟音徒
樂浪音洛即
九種後漢東夷傳夷言九種朱子云東方之夷有
夷白夷赤夷三夷凡夷言九種也九種見書旅焚
篇

書法於是燕使僕有反討告使者執僕并其軍
僕期戰不書罪則難為上也而燕遷執之綱目貴義不
貴功不書罪則難為上也而燕遷執之綱目貴義不
秦軍而綱目書以矯荀彘執揚僕降朝鮮而綱
日書以罪皆所以過借亂也書棄市始此綱目
書棄市六年是年征和三年宣帝神爵四年元帝
永光元年安帝元初五年順帝永建五年凡書
棄市罪辭也惟任尚
書徵其棄市非罪辭

四年冬十月帝祠五時遂出蕭關春三月還祠后土

蕭關注見文帝十四年

夏大旱

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

匈奴自衛重慶以來帝復為寇遠徙北方休養
土馬習射獵數使請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
佯許遣太子入漢為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
相約為兄弟王烏已報漢為單于榮即長安會匈奴
使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軍于以為漢
殺吾使者乃留充國而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遣
昌等屯朔方以備之

五年冬帝南巡上林苑望祀長安于九疑射蛟獲之

春三月至泰山增封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

異據章武元年書於泰山皇帝以下不書裕祭高祖

其尊號也未有字高祖皇帝上祖其廟號也高祖

此書高祖必有一字誤因朝受計

國上計簿也郡國上計注見古地節三年受郡

始九疑山名注見秦心夏四月赦還郊泰時

時元鼎中立泰一及帝祠壇於其泉是為泰時

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

立功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况青為人仁喜士

退讓奉法遵職既謚曰烈當據凡例註於卒之下

平衛青為長侯即此

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

後尚長公主蘇建嘗責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

絀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

何與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

初置刺史

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

州及朔方交趾凡十三部

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

國

質實

集覽

考證

質實

質實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之(負)俗之(累)負俗之(世)世論也或可與其立功名
不可以(繼)累命之(世)世家武靈王曰有高世之功
者(負)遺俗之(累)正義曰遺留也(負)留風俗之(謫)累
之(駕)之(馬)泛(方)勇(反)覆也(字)本(作)受(頭)延(之)賦(馬)
無(要)駕(之)軼(師)占(日)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斷
弛(廢)不(遵)禮(度)斷(士)斷(士)各(反)斷(古)曰(斷)者(斷)落(無)檢(局)弛(者)

六年春作首山宮

遣郭昌將兵擊昆明

漢欲通(夷)夷遣使(皆)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於(是)
赦(京)師(之)命(遣)郭(昌)將(以)擊(之)後(復)遣(使)竟(不)得
通(集覽)遣(使)皆(閉)昆(明)凡(所)遣(使)塞(不)得(達)
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狩)三(年)伏(夏)
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狩)三(年)伏(夏)

秋大旱蝗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
奴(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余
夫(子)許(之)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
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為)左(夫)人
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
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
憐(之)間(歲)使(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
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方(欲)與(烏)孫(共)滅(胡)詔
報(從)其(國)俗(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代(立)為(昆)彌
是(時)漢(使)西(踰)葱(嶺)諸(小)國(皆)隨(漢)使(獻)見(每)巡
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大)角(觝)聚(觀)者
散(財)帛(賞)賜(以)示(富)厚(令)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
以(傾)駭(之)然(西)域(以)近(匈)奴(常)
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
集覽 岑(妻)烏(孫)官
號(也)名(軍)須

要

綱目卷五 五十三

靡漢書娶作陔音子侯反昆彌其先王號昆莫名獵驕靡師古曰今王號昆彌者昆取昆莫彌取驕靡也

質實 烏孫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

書法 文帝之世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闕氏不書六年此何以書重公主也宗室女嫁單于可也以為公主則其不成公主者幾希矣是故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則不書高帝九年以宗室女為公主則書近也終綱日書公主嫁夷狄九詳景帝五年書宗室女為公主一是年書宗女一唐僖宗中和三年

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兒單于烏師廬立

烏師廬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集覽

皇先匈奴諸古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

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祀明堂益遣方士入海

上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仙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書法 元鼎五年嘗書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矣何重曆紀也至朔同日常也甲子朔旦冬至非常也故特書之先是書求神仙止曰遣方士則曷為書益遣冀惑也考方士莫驗則亦已矣而又益遣入海冀或有遇帝亦惑甚矣哉

柏梁臺災 **質實** 一統志云柏梁臺在西安府城西

香柏為之嘗召群臣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

書法 火災非宮闕宗廟不書唐高后甲寅年趙
建章之盛始此
矣故特書之

十二月禪高里望祀蓬萊

集覽

高里伏備曰山名也

質實

一統志云高里山名在濟南府泰安州西南五里即
亭禪也山上有高里祠宋真宗封泰山禪此上有社
首壇在焉蓬萊
山名在東海中

春還作建章宮

以柏梁災故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
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東
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
壺梁南玉堂壁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集覽 度為正義曰度如字讀謂法度如此作鳳闕
關中記一名別風闕以別四方之風西京賦

為

關之內別風雉曉是也三輔故事北有園闕
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西虎圈虎西方
故於西置園焉括地志云虎圈在長安城中西偏
太液池噴曰泰液言象陰陽津液以作池也漸臺
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名漸臺蓬萊方丈
瀛洲壺梁四神山名傳在勃海中神明臺漢宮闕
疏云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
井幹樓索隱曰幹音韓關中記云臺高五十丈積
累萬木轉相交架為樓如井幹形莊子司馬彪注
云井幹井欄也其形四角或八角崔譔云井以四
邊為幹猶築**質實** 一統志云建章宮在西安府城
三十里度高未央宮千門萬戶輦道相屬太液池
在漢建章宮北武帝創之以象海刻石為鯨魚池
邊多雕菰紫籜其間鳧鴈充滿及鷓鴣鵲之屬
動輒成群漸臺在漢建章宮北太液池中臺高二
十餘丈神明臺在漢建章宮內武帝初置上有銅
柱仙人掌捧盤以承雲表之靈井幹樓在漢建章

宮南武帝所建張衡賦
井幹疊而百層即此

夏五月造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

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
 壞廢宜改正朔兒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
 造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
 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
 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
 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歲所改也

集覽 臣改正
 傳疏云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是改正也周夜半
 商為焉夏平旦是易朔也又注詳見獻帝建安二
 十五年宜用夏正語行夏之時朱子集註曰夏時
 謂以斗杓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云云故孔子
 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
 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也數用五瓚曰五土數
 也漢據土德故用五瓚真子曰漢武造太初曆數
 用五注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

吾

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皆以之字足之
 勳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大鴻臚胡廣曰鴻臚
 也臚音閣傳之也所以傳聲讚導九賓章昭曰鴻
 大臚陳也欲以大禮陳序於賓客天司農即治粟
 內史掌殺貨景帝更名大農令執金吾應劭曰吾
 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烏鳥名主辟
 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
 官又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京兆尹左馮翊右扶
 風石官表內史掌治京師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
 分置左右內史更中尉曰都尉武帝置京兆尹更
 左內史曰左馮翊都尉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
 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頭師古曰京兆在尚
 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帝廟左入右
 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
 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三輔黃
 圖云京大也天子曰兆民故曰京兆馮翊言依馮
 輔翊京師也扶風言扶助天子風化也按京兆光
 武置雍州公改安西府馮翊元魏以澧水攸同改

曰同州扶風元魏置
岐州唐改鳳翔府
京兆郡左馮翊注同上年
扶風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

書法

始周夏正也故特書道
予之也後乎此魏書建
不三年而復周武氏
一年而復肅宗建子
夏之時誠不易之常經
目書曆之變十有九
分宋乙酉年元嘉壬辰
明壬寅年魏正光巳未
深甲辰年隋甲子年開
唐戊寅歷高宗麟德二
六年大衍肅宗乾元
五紀穆宗長慶二年宣
巳巳年蜀永昌丙辰年
周欽天其書造者二漢

能改者矣故雖復古而
以創始之辭書之
始周夏正也故特書道
予之也後乎此魏書建
不三年而復周武氏
一年而復肅宗建子
夏之時誠不易之常經
目書曆之變十有九
分宋乙酉年元嘉壬辰
明壬寅年魏正光巳未
深甲辰年隋甲子年開
唐戊寅歷高宗麟德二
六年大衍肅宗乾元
五紀穆宗長慶二年宣
巳巳年蜀永昌丙辰年
周欽天其書造者二漢

而後乎此魏書建
不三年而復周武氏
一年而復肅宗建子
夏之時誠不易之常經
目書曆之變十有九
分宋乙酉年元嘉壬辰
明壬寅年魏正光巳未
深甲辰年隋甲子年開
唐戊寅歷高宗麟德二
六年大衍肅宗乾元
五紀穆宗長慶二年宣
巳巳年蜀永昌丙辰年
周欽天其書造者二漢

不易之常經也書行新
曆始此終綱
目書曆之變十有九
分宋乙酉年元嘉壬辰
明壬寅年魏正光巳未
深甲辰年隋甲子年開
唐戊寅歷高宗麟德二
六年大衍肅宗乾元
五紀穆宗長慶二年宣
巳巳年蜀永昌丙辰年
周欽天其書造者二漢

是年漢章帝元和二年
明壬寅年魏正光巳未
深甲辰年隋甲子年開
唐戊寅歷高宗麟德二
六年大衍肅宗乾元
五紀穆宗長慶二年宣
巳巳年蜀永昌丙辰年
周欽天其書造者二漢

開皇十七年新歷戊寅
唐戊寅歷高宗麟德二
六年大衍肅宗乾元
五紀穆宗長慶二年宣
巳巳年蜀永昌丙辰年
周欽天其書造者二漢

宣明宗景福元年崇玄
唐戊寅歷高宗麟德二
六年大衍肅宗乾元
五紀穆宗長慶二年宣
巳巳年蜀永昌丙辰年
周欽天其書造者二漢

太初唐人新作
者一周欽天

發明

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
時為先此因百世
而不改甚失建正之
義至是治歷明時始
以正月為歲首然後
百年之繆一旦始革
武帝紛紛制作獨此
最為自得綱目書而
美之此固瑕瑜不相
掩之意也

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
時為先此因百世
而不改甚失建正之
義至是治歷明時始
以正月為歲首然後
百年之繆一旦始革
武帝紛紛制作獨此
最為自得綱目書而
美之此固瑕瑜不相
掩之意也

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
時為先此因百世
而不改甚失建正之
義至是治歷明時始
以正月為歲首然後
百年之繆一旦始革
武帝紛紛制作獨此
最為自得綱目書而
美之此固瑕瑜不相
掩之意也

築受降城

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
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
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
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
上乃遣公孫敖築塞外
受降城以應之

書法

書築受降關要也書受
降城始北終綱
目書受降城二二二
是年唐景龍二二和八

秋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上使壯上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肯。漢使怒，推金馬而去。宛貴人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殺之。於是上大怒，諸嘗使者言宛兵弱，誠以漢矣。不過三千人，可盡虜矣。上以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徃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為號，司馬公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徵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集覽

貳師城在大宛國，其地多善馬。郁成大宛之支國也。在大宛東邊。

書法

武帝用兵多書擊，此其再書伐何宛殺使，者斯可以言伐矣。故惟朝鮮書伐，惟宛書伐。

關東蝗起，飛至燉煌。

實

燉煌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瓜沙。

書法

書蝗多矣，未有書所至者。書至燉煌，何遠也。綱目書蝗二十七，書大蝗十六，詳文帝。

後六年，遠莫遠於至燉煌。是年盛莫盛於飛蔽天。并壬午年大，又不足言矣。

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

溫舒少文，居廷惛惛，不解為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豪惡吏皆為用，然為人諂執。家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無文巧請，行論無出者。至是坐為姦利當族，自為曰古右。三族而溫舒罪至五族也。

集覽 居廷惛惛，廷朝中也。素習關中俗，句絕。素習諳練也。辨文巧請，辨弄文法也。巧謂穿鑿，請謂奏請，行論無出者，行法論罪，無得脫出者。記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注論音倫，坐為去聲。姦利而坐罪。坐姦利當族，集覽為去聲。陽陵人。

姦利當族，集覽為去聲。陽陵人。

實

王溫舒

正

坐

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始矣

夏籍吏民馬補車騎○秋蝗

李廣利攻郁城不克還屯燉煌

貳師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給食比至郁成士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大破之貳師引兵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上書乞罷兵上怒使使遮王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集覽 鹽水裴矩西域記鹽水名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又鹽澤注見元狩元年

趙破奴擊匈奴敗沒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期至浚稽山既至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八萬騎圍破奴獲之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遂沒于匈奴
集覽 浚稽山
劭曰在武威郡北稽音雞括地志云故城在朔方郡西北二千一百里欲發而覺去年嘗來告曰我欲殺單于降漢今將欲舉發而覺之

三年春帝東巡海上
考異 下文還宮二字按元封

兵而還正月帝如燕比書至碣石而還二年春如東萊書還臨樂決河四年遂出蕭關書還祠石五年冬帝南巡書還郊秦時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如泰山書還作建章宮大漢三年三月初元年冬十月帝如泰山太始三年春正月帝東巡書浮海而還四年春三月帝東巡書五月遷宮則此不非還誤漏也

匈奴兒單于死李父响犁湖單于立

音鈞又

築塞外城障秋匈奴大入盡破壞之

朔三平入

北至廬胸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盡破壞之

覽五原塞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四

匈奴中地名張曼曰

書法直書其事城之不足恃明矣故春書築城

綱目之意昭昭矣

睢陽侯張昌有罪國除

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

餘民人散亡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

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

苗裔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差

第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逮文景間流民既歸

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

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噴身失國至是昌坐

覽網亦必密言禁防如罔之密

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

數十匹

漢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上以為

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

絕不來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故囚徒發惡少年
 及邊騎出燧燧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
 馬三萬匹驢案駝以萬數廣糧發天下吏有罪者
 亡命者及贅婿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
 籍者凡七科適為兵及載櫛給貳師拜習馬者二
 人為執驅馬校尉於是貳師行所至迎給不下者
 攻屠之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圍其城攻之四十餘
 日宛貴人共殺王持頭使貳師曰無攻我我盡出
 善馬悉所取而給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
 居之救又日至貳師許之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
 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三
 千餘匹立死貴人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令搜
 粟都尉上官桀攻破郁亡泥野之兵泥野侯
 成郁成王走逆斬之趙破奴去年擊匈奴
 敗沒負私從者不與從去聲與讀曰預正義曰謂
 負擔糧私募從者非公家發與之限橐駝匈奴中
 奇獸各能負囊橐而馱物背有二封大月氏出一
 封者案封謂其背肉隆高如封土也韋昭曰以其

集覽

趙破奴去年擊匈奴

皆句似橐故名七科適適與謫通戍也大宛傳注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
 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
 古曰漢律戍卒有二曰卒吏曰踐史曰過更初因
 秦法而行之後改曰謫乃戍邊一歲正誤
 昧蔡大宛將名昧莫局反蔡先為反集覽
 與謫通戍也○今按謫責罰也官桀
 謫使戍邊曰謫戍論不訓戍也實實
 書法楚人
 封車廣利為海西侯
 尚可謂之有功乎

書法

未有書大發兵者書大發兵何譏也大發

發明

上書大發兵圍宛下書得善馬數十足則

服前年書遣李廣利將兵伐死未聞宛有犯邊
 之罪也至是乃知為馬故備方其以數萬之衆
 鼓行而進北至燧煌所存僅止什一二經歷三
 年之久蓋兵至於六萬而負私從者不與焉及

到宛則三萬而已率會戰而食人肉其禍可勝
數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若廣利者多殺士
卒不足為善戰其罪又浮於死而猶受封侯之
賞故綱目特書封李廣利于下以著武帝溺愛
私慾之失
為後戒也

庚辰

四年春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敵因
為質焉軍還入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
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象
上以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等侯者二
人為九卿者二人一千石百餘人奮行者官過其
望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匈奴因
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軍正任文捕得生
口知狀以聞上詔文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請責
上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照以自安願徒國
入居漢地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

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
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放
慰領護以給集覽奮行者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
使外國者集覽入行之人以謫過行皆黜其勞
大宛傳黜作紬徐廣曰奮行者及以謫過行者雖
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紬
其勞也此卒以謫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紬降之
不得與奮行者齊賞軍正將軍屬官戰國周策注
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捕得生口知狀生獲其人
曰生口謂生獲樓蘭國人而知其國中情狀以聞
為句候司司讀曰何候望伺察也輪臺西域地名
在車師西北千里其東則渠犁渠犁西域屬國名
一曰支渠犁在輪臺東領護
統領其衆而保護營田之事

秋起明光宮

書法

武帝自即位以來書起柏梁臺書築宣防
宮書作蜚廉桂觀通天臺臺書作首山宮

又書作建章宮池苑不與焉用民力多矣於是
又書起明光宮十木疲民未有盛於帝者也臺
觀書起宮未有書起者此其書起何峻字也故
以臺觀之辭書之是故武帝明光宮書起是年
明帝比宮書起永平三年燕逍遙宮書起晉安
帝元興三年陳後主三閣書起甲辰年唐憲宗
承暉殿書起元和十三年皆
峻字也終綱目宮殿書起五

冬匈奴响犁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立使使來獻

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
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
世之讐春秋大之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
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
漢使之不降者路
充國等使使來獻
集覽 平城之憂高帝七年擊匈
奴被圍平城齊襄公復九
世之讐公羊傳莊四年齊襄公滅紀復讐也何讐
爾遠祖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

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
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先君之耻猶今
君之耻也且鞮侯索隱曰且子余反鞮丁奚反丈
人行徐廣曰丈人尊者之稱行胡浪反輩行也

大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
賂單于合其善意既至置幣單于單于益驕非漢
所望也會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而劫單
于毋闕氏歸漢人告單于時律為丁靈王貴寵淵
事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怒
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
皆降之召武受辭武謂假吏常惠等曰屈節辱命
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
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
武而收繫勝武益愈會論虞常劔斬常已律曰漢
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降者赦罪舉劔欲擊
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

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昨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及使夫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闖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白單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徒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各置地所

集覽
 長水虞常虞常長水胡人也或謂長水水名誤矣按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乃胡名也胡騎之屯於宣曲觀者丁靈王靈或作令一作零魚豢魏畧云丁零北狄種名在康

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匈奴立衛律為王以主其人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引技指也勝乃武之副虞常拔引勝知此謀左伊扶訾胡官號復息再生也師古曰氣息自鼻出會論虞常會適遇也適遇論殺虞常時大窖舊米粟之地藏而空者北海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匈奴中地羝乳乃得歸乳去聲育也師古曰羝不當乳而云乳言其必無歸日也戰國燕太子丹質於秦言烏頭白馬生角乃得

管賞
 蘇武杜陵人建之子衛律歸即此

書法
 於是匈奴習武不書留之何據元狩四年任敬書自不違不以乘勝累武也故不書後書還自匈奴則被留明矣

雨白羗

集覽

雨白羗雨去聲羗自上而下也羗與羗通師古曰此言羗者毛之彊曲者也

書法

嘗書雨白羗也終細日一而巳

夏大旱○赦○發詔成心五原

午壬

二年夏遣平廣利將立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貳師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隔陳或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詔徵詣行在所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騎射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便為二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材矧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浹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髮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使陵悔而教博德上書乃詔

千作萬

博德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陵於是出居正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千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斬首三千餘級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欲去會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遂道急攻陵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萬矢俱盡陵太息曰兵敗死矣令軍士各散期至遮虜障相待虜騎數千追之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得脫至塞者四百餘人上聞陵降怒甚群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位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日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我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地首爭死敢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

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豈欲得當
 以報漢也上以懲焉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
 遷腐刑久之上海曰陵當發出塞乃詔疆弩迎軍
 坐預詔之符今老將生姦計乃遣使賜陵餘軍
 得脫集覽假司馬司馬將軍屬官劉貢父曰假者
 者集覽軍司馬之副也仲馮曰假權攝之義行
 在所辛勤曰乘輿所至處曰行在所梁深曰天子
 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射命中射食
 亦反命必也謂擬而必中也羣經音辨曰命中曰
 射命中者所指名處輒射中之將惡相屬邪惡烏
 故反耻也屬隸也後距亦作拒史記鄴商專攻左
 其前拒裴駮注拒方陣名音矩或音巨左傳有左
 拒右拒左右地兵注見元封六年左右方兵觀汗
 山鞞丁奚反汗音寒遮虜障武帝使路博德築之
 於居延縣北括地志云今張掖郡故居延城也在
 井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餘里媒藥其短孟康曰
 媒酒教藥趨也喻釀成其罪也張空卷漢書卷作
 拳文穎注拳弓弩卷也師占曰拳與拳同音在權

反言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空拳也拳則原
 指不當言張北首爭死敵首去聲向也謂此向爭
 致死命於敵也亦足暴於天下暴音僕言已足以
 暴露其功於天下宜欲得當以報漢言彼之所以
 不盡死節而降匈奴者意欲立功以報漢而受其
 罪也腐刑景帝本紀死罪欲腐者許之如淳注腐
 宮刑也大夫割勢不復生子如朽木之不生實疆
 弩迎軍先是詔疆弩將軍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
 軍坐預詔之預先也先嘗詔博德正誤宜欲得當
 迎陵軍今武帝自悔坐此詔之失正誤以報漢集
 覽意欲立功以報漢願帥古註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其
 其當而報漢願帥古註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其
 當破敗質實一統志云居延木司奴地名漢初置
 之罪質實居延縣治此屬張掖郡元和中嘗使
 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此郭巨延塞後察之故
 城在陝西行都司甘州衛城東北浚稽山注見太
 初二年遷虜障
 注見居延縣

發明

李陵之敗，亦以壯於萬役，故請自當一隊。然不知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降則不可也。馬遷言陵忠勇，以致受刑，網目削而不書，蓋陵既有降虜之罪，他美墜下，足之贖之，則遷亦無足言者矣。此固筆削之深意也。

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

考典

按綱目盜賊例書討

如永初四年，書青州刺史法雄討海賊張伯路，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羣盜，並不書擊。此討字誤作擊。上以法製御下，好專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卒，散卒失亡。

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杖斧，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勃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天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末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成，及還表薦，召拜青州刺史。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後世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集覽** 沈命法，漢書曰：沈沒也。故藏匿盜賊者沒其命。以文辭避法，徐廣曰：詐為虛文云無盜賊，指事而行，無阿私。衣去聲，杖上聲，白官表注指事而行，無阿私。衣以繡

者尊寵之也。賜以斧者得專斷也。履起迎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忽遽也。躡與蹤通音所。又莊子秦王篇原憲蹤履注著履而不覺起也。又履履到門注見桓帝正熹九年。**正誤**沈命法集覽沈沒也。○今按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刊本誤為沒。**質實**

王賀元

發明

武帝奢侈窮黷之弊至是見矣。民窮而為盜乃遣使者擊之。蓋亦反其本乎。故書以

之譏

癸未

三年春二月初權酒酤

集覽

權酒酤。權音角。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爾雅謂

之石杠。今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下無由得。有若渡水之權。因名焉。如淳曰。權音較。韋昭曰。以木度水曰權。謂禁民酤釀。官自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師古曰。如音韋。說俱是。但較字去入聲。皆

有此可疑。愚謂權字去聲韻。不收當是音覺。酤工護反。

書法

書權酒始此終綱目書權酒四昭始元六晉

孝武太元八年陳癸卯年唐代宗大曆十四年皆作備於帝矣。故書初譏之。

三月帝東巡還祠常山

考異

祀明堂六字據分注當

從提

玉

上幸泰山脩封禪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厭矣。然猶羈縻。集覽瘞玄玉爾雅祭地曰瘞。瘞注不絕。黃遇其真。既祭而埋。藏之。示歸於地也。

發明

方書遺使擊盜賊。不聞有振卹之政。而權

知矣。比而觀之。其失白見。

夏大旱赦

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

發天下七科謫遣李廣利等四將軍出塞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漢軍戰不利引歸時上遣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赦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李緒非陵也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

集覽 遠其累重遠如字累謂妻子重謂輜用事

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徐廣曰余一斜音邪按余吾在朔方郡北右校王右校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

書法

上書李廣利擊匈奴不利則陵家死不以其罪可知也然則其書誅何陵前降虜綱

目書戰敗降紀實也或者亮其不得已則奔軍降將無所不懲矣故因其族之而書誅所以示降虜之罰

為世戒也

發明

陵家以無罪見族猶書曰誅何哉蓋陵有降虜之罪又用事於虜誅其家所以誅陵也其言嚴矣

夏四月立子臯為昌邑王

令死罪入贖

錢五十萬
減死一等

書法

前書詔民得贖罪歲矣於是而書死罪入贖其贖至死罪則當者殺人皆不

死矣故通不
書綱目特書之

太始元年春正月，樂浪太守侯于茂，侯

夏赦

匈奴且鞮侯單于死，子狐鹿姑單于立。

且鞮單于有二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單于死，左賢王未至，貴人立左大將左賢王，不致進，左大將使人召而諱位，為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

二年秋旱

穿白渠

越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操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

相

白渠民集覽。白公，史失其名，趙之中大夫也。公得

安北故縣處多險阻，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東北四十里，河渠書：韓使鄭國說秦鑿涇水

自中山，西即瓠口，索隱曰：瓠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故曰田於何所池

陽谷口也，谷口漢為縣，隸馮翊，今呼為洽。實實。志云：白渠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漢白公引涇水

溉田有大利，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

時民得其利，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

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傳萬之口，涇水

注見秦王政元年，谷口漢之縣，名屬左馮翊，東漢

書法

目穿渠必重，重渠必深，深渠必固，固渠必久。

三年春正月帝東遊琅邪浮海而還

皇子弗陵生 **考證** 皇去

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鉞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必馬公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鉞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 **集覽** 承仔助也師古曰捷言接幸於上什美稱也漢舊儀皇后爲婕妤好下與禮比巫相鉤弋宮趙婕妤行手可反屈如鉤故以名宮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鉤故號焉三輔黃圖云宮在城外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任身任平聲孕也鄒陽傳應劭注紂刻任者觀其胎產詩大明篇曰太任有身注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巫蠱女能事無

以江充爲水衡都尉

以舞降神曰巫執左道以亂政惑人曰蠱師古曰指體即藥毒害人是若行符厭俗之術 **書法** 于生不書此何以書危人子也終綱目書于生五詳元朔元皆有故者矣

初充爲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召與語大悅之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令身待比軍擊匈奴竟感子弟叩頭求哀於上願入錢贖罪凡數千萬上以充爲忠直嘗從上其泉逢太子家使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教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 **集覽** 陰事謂陰謀之事魁岸見信用威震京師 **集覽** 傑也顏師古曰岸者有稜如崖岸形身待比軍擊匈奴 **集覽** 在長安內者言也特責戚近臣被舉劾者皆没入

車馬待罪北軍擊匈奴入錢贖罪令各以
秩次輸入北軍凡數十萬家使即家令也主倉穀
飲食戰比司農少府使山吏反非愛車馬注見上
北軍教救亡素者仁讓曰無自言素不曾教救左
右

質實

書法

發明

弗陵生江充入太子之
禍始此矣故謹志之
事者哉其為小人必矣武帝寵而用之使
督察責近則其乘勢妄作自無可疑者太子國
之儲貳社稷宗祧所係非貴近比况其家臣有
過乃執而奉之欲以挫勅國本可乎特書用充
以著禍根之所自始也日巫蠱之變尚誰咎哉

四年春三月帝東巡祀明堂脩封禪夏五月還宮赦

冬十月晦日食

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

彭祖所幸淖姬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為漢宦者
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
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
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王非寵姬其子建所盜與姦者彭相取為姬蘇林
曰淖姓音泥淖之淖多欲胡氏曰所謂欲者或酒
色或貨財或官室遊畋或狗馬博弈或詞藝圖書
以為文或撫劍疾視以為武或鬪士服遠以為功
或耽佛好仙以為高
皆足以荒廢政理

夏大旱

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日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
弗獲上怒所門候發三輔尉士搜上林索長安中

十一日乃解 **集覽** 門候每門一人屬城門校尉
 至盡始起 **集覽** 司啓同出入三輔高帝初分內
 史地為河上渭南中地三郡武帝改為京兆馮
 扶風是為三輔師古曰三輔取左傳轉車相依之
 義又注見元 **集覽**
 五年右內史 **集覽**

書法 始皇之篇書大索十日矣 **集覽** 十九年於是
 復見終綱目書大索十日二而已秦皇漢

武一
 轍也

庚寅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

賀子敬聲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
 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
 安世以贖敬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
 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祝
 詛上有惡言遂下賀 **集覽** 祝詛上句絕祝職救反
 獄父子死獄中家族 **集覽** 祝詛慮反周禮注詛謂

祝之使
 沮敗也

書法 有罪者敬聲也書賀有罪何子至奢淫父
 宋教也獨非罪歟綱目不書敬聲而書賀

其為人父
 之戒深矣

以劉屈氂為左丞相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書法 元光五年書大風發屋折木矣是月陳皇后廢
 於是丹書大風發屋折木閱三月而太子

擄反及皇后皆自殺變不虛生信哉
 終綱目大風發屋折木三詳元光五

諸邑陽石公主及長平侯衛伉皆坐巫蠱死

質實

統一

志云諸邑春秋魯邑名漢初因之後為諸縣屬琅邪
 郡晉屬東莞郡後魏於此置高密郡北齊省入東武

縣隋改為諸城縣唐置密州治此宋初置安化軍
金元仍為密州治

書法

有罪稱誅網曰罪稱殺恒辭也史曰皆坐
巫蠱誅網曰罪稱殺恒辭也史曰皆坐

其書死何疑也也如勿書書大搜十日
書坐巫蠱死所以書古士神巫之流禍為世
也戒

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

考異

皇字

高帝十二年書太子盈即位省皇字

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釐討之

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
謹上嫵其材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
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廢事草創加四夷侵陵
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

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
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
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
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太子
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之逸遺汝不亦
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
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
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
皆不悅皇后恐父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
應輒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
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刑者皆毀之邪臣多
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
家為據競欲構太子而上與諸子疏皇后得見太
子嘗謂皇后曰太子出前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
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街文與小黃
門常融等當微伺太子太子過知加白之皇后切
使太子自盡文等太子曰太子過知加白之皇后切
聰明不信智不星上止書小不平使融召大

欲急之太子得出一石當先請柰何禮斬之丞相釋
 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禮斬之丞相釋
 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皇恐自殺詔收皇
 重綬后自殺上以爲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
 心與田仁皆要所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
 誅其所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辟下憂
 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子漢適嗣承萬世之業
 愛子乃孝順今皇帝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
 祖宗之重親則皇帝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
 闕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街至尊之命以迫
 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繆太子進則不見上
 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難自免耳臣
 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太子難自免
 以爲無和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
 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
 實心慰意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臣不勝倦倦

出一旦之命待罪死章宮下書奏天子感悟然
 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丁東至湖匿泉鳩里主人家
 貧常賣履以給太子孫二人發覺八月史圍捕太
 入室距戶自經皇一孫二人發覺八月史圍捕太
 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真
 進司馬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
 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朝夕與之游處左右前
 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於和
 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使太子與胡氏武而致太子
 奸夫正直難親諛諛易合此固中人父之常情
 于之不終也胡氏曰武而後得見一也寵姬生子
 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後得見一也寵姬生子
 而不能察三也太子愛弛二也嫌太子寬厚和
 不爲置賢師傳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
 之譖而不爲拔實六也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
 也又使江充治巫覡八也疑左右盡爲太子之
 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左右盡爲太子

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然既
 斬克而亟走其水尚何言哉武帝既彈盜賊多窮兵
 豎相戰是真反矣尚何言哉武帝既彈盜賊多窮兵
 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竭盜賊多窮兵
 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之
 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宗則豈有
 是**集覽**庚太子宣帝時追謚曰戾史記謚法解曰
 決斷也平反音愾反罪人辭使從輕而出也毛氏曰
 師古曰反音愾反罪人辭使從輕而出也毛氏曰
 平反理正幽枉也臣下無復外家為據太子名言辟后
 同毋弟太子外家也為去聲助也據太子名言辟后
 臣之中無知青之為太子者黃門令主省中諸禁門
 曰黃闔以中人主之故號焉黃門與服志小黃門十
 者銜文為句銜恨蘇文也小黃門漢置小黃門十
 人以閣人為之通命兩宮案兩朝國史志凡內侍
 初補曰小黃門經息遷補則為內侍黃門小不平
 身體稍不平也省中遷補則為內侍黃門小不平

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後
 避元后諱改曰省中師古曰言入此中者皆當省
 察不可妄也秦扶蘇事始皇病甚令趙高為書賜
 長子扶蘇曰以喪會咸陽而葬書未付使者始皇
 崩高乃更為書賜扶蘇死趙虜初江充為趙王客
 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故下文云
 前亂乃國王父子舍人太子舍人更直宿衛如三
 署即中中廐車中廐天子馬閑也或曰皇后車馬
 所在中都官史記淮南王安傳偽為左右都司空
 上林中都官詔獄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
 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壺闕三老茂
 壺闕縣屬上黨茂三老名也失其姓三老注見漢
 王劉邦二年東至湖湖縣本屬京兆後分屬弘農
 括地志云號州閩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湖水源
 出湖城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
 博望苑義取廣博觀望也玉諸上自歸正義曰謂
 自歸於天子之前有露明奉秋首惡之義公羊傳
 注為人君父而前不通春我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

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弒之誅春秋襄
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佖夫殺梁傅曰諸侯且不肯
惡况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
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佖夫甚之也今漢武之
殺皇太子正誤臣下無復外家為據集覽為去聲助
子即此也據太子名心今按此段五十餘處
皆稱太子不應此處突出其實實一統志云湖漢
名為當如字據者侍仗之義實實之縣名屬京兆
尹因津以名邑後周於湖城故地置閩鄉郡隋初
郡廢後遷今治為閩鄉縣唐貞觀初置鼎州尋廢
州以縣屬魏州宋屬陝州元以湖城縣省入國朝
因之屬河南府壺關縣名博望苑在西安府城北
里五

書法

書殺使者白皇后發兵反綱目有以斷斯
獄矣故下書討終綱目太子書反二據唐

貞觀十
七承乾

發明

江充姦詐小人交亂家國又以巫蠱誣陷
太子一炬不足以盡其罪然且書殺而稱
使者何耶充銜命治獄則有指矣乃武帝使之
之過爾太子烏得而殺之既已殺充不能詰上
自明遂白后稱兵則不謂之反不可得也當是
之時使帝果能早悟赦而弗誅為太子者亦何
顏自立於世况又毋后由已而死固無苟免偷
生之理綱目書發兵反書詔丞相討之所以正
名定罪為萬世臣子當知命義者之
戒蓋亦有不得已者耳可勝歎哉

地震

三年春正月匈奴寇五原酒泉三月遣李廣利等將

兵擊之○夏赦○發西域兵擊車師盡得其王民衆

而還

辛卯

六月丞相屈翫棄市李廣利妻子下吏廣利降匈奴
詔族其家

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對屈翫為祖道送至渭橋廣
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
長何憂乎屈翫許昌邑王者貳師女弟李夫人
子也貳師女為屈翫子妻故共欲立焉貳師出塞
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會
有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
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屈翫要斬東
市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遂深入要功北
至郵居水上洛左賢王左大將合戰一日殺左大
將虜死傷甚眾還至燕然山單于自將五萬騎遮
擊貳師夜塹漢軍前後數尺從後急擊之軍
大亂貳師遂降單于以文妻之宗族遂滅

集覽

祖道五經要義曰祖道行祭為道路祈也師古曰
黃帝子名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師古行

神出行者祭之因饗飲焉左傳祖而舍較飲酒於
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朱子語錄祖道之祭
作一上堆置犬羊其上祭畢而以車碾從上過象
行者險阻之患如周禮祀較是也又云祭畢則以
胙肉食之謂之餞禮用兵時以犯軍法當斬者斬
於路却兵過其上較滿撥反夫羊句山史炤曰即
西山也在匈奴中左賢王注見高帝七年左大將
水在匈奴中左賢王注見高帝七年左大將匈奴
官名有左有右今左大將單于之次子為之燕然
山在匈奴速和鳥池中稽落山之北燕或音煙案
輿地要覽燕然山在今
上都路宣德府界中

賞賚

城本漢將所築將亡其妻率眾保完之因
名燕然山在龍鞮國中其書葉市何罪辭也李陵之

書法

家則何以不書葉於市廣利屈翫欲立昌邑為
太子事覺屈翫棄市廣利妻子下吏廣利因欲

深入有贖大敗遂得綱目不書深入大敗百書
降劍如實利之罪者矣不書誅可也據李陵前
書戰敗降

發明

相臣棄市待之不書大氣矣其於國體何
如我廣利族誅無足隨者書之以見舉焉

輕用之失

秋煌

以田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汪充家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
皇恐無他意會高寢即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
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
其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
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
此高廟神明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

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
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基於湖

集覽

橫橋如淳曰橫音光二輔黃圖云長
安城北面西頭第一門曰黃門門外

有橋名橫橋括地志云渭橋即橫橋架渭水上
雍州咸陽東南二十二里歸來望思之臺言已望

質實

一統志云田千秋長陵人橫
橋在西安府城西二十里

而思之庶幾太子之魂來歸也注見高后八年渭橋思子宮在
里即中渭橋也注見高后八年渭橋思子宮在

南府閩鄉縣東北二十里漢武帝思於太子時在
築今有故城主焉望思臺在河南南府閩

書法

江充誅太子罪人也太子則書殺
矣帝既誅太子罪人也太子則書殺

也其病之何以充告陰事見知非端士矣而
信之使治坐蠱毒亦不能無過也故止書族而

入綱目以文書族十一秦三高帝二式帝六而
武帝居其六然則亦太刻哉自是以後

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真

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也哉

集覽

在定澤山名

書法

自元光二年書遣方士求神僊於是四十年矣而後始書罷方士甚矣帝之晚悟也後二年而帝遂違世矣書此幸之也否則終身弗悟與秦皇何異焉

也後二年而帝遂違世矣書此幸之也否則終身弗悟與秦皇何異焉

夏六月還宮

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閹閹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遺也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

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况益西乎匈奴常言漢土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自是國不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為代田一富養民也又歲代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深能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司馬公曰天下信未嘗無上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上充滿朝廷關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傳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下輒應之誠使武帝

之侯搜粟之尉大書于國
雖曰幸之蓋亦深積之也

秋八月晦日食

後元元年春祠泰時○赦

夏六月侍中僕射馬何羅反伏誅

考異

提要作

初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
以力戰封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
及遂謀為逆侍中全日禪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
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上幸
林光宮三未起行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禪色
變走趨出內觸寶瑟僵日禪得抱何羅投殿下禽
縛之窮治
皆伏辜
集覽
衛太子名據武帝太子也征和二
后姓衛曰號衛太子懼及句絕懼禍及其身全日
彈句奴休屠王太子名曰禪元狩間没入官善馬

上奇之賜姓金氏磬音低林光宮括地志云秦林

光宮漢甘泉宮也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甘泉

注見文帝三年觸寶瑟僵以走趨急遽故觸瑟而

僵仆周禮樂器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

三十三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如

前二十五弦飾以寶玉者曰寶瑟

秋七月地震

殺鉤弋夫人趙氏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

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

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且辯慧博學。其弟

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後多過失。是歲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

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太

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

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

賜先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鉞弋夫人夫人夫
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
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
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
母乎帝曰然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
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
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胡
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能據春秋
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播告之脩著
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
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集覽猶與注見秦孝文王
則亦高帝有以啓之耳元年猶豫黃門畫黃
門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有畫工掖庭
獄常昭曰庭在掖門內故曰掖庭案掖門宮中之
小門在正門之旁者呂向曰掖庭宮名在天子左
右如肘掖然案掖庭獄即永巷也永巷注見周赧
五年

書法

凡書殺殺無罪也武帝思患預防身為以

蓋自有道矣自帝有是舉拒拔氏
至以為家法人亦何樂於有子哉

發明

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欲立其子先
殺其母聖人防患之道殆不若此異時拒

拔氏率用此法然彼夷狄爾中
國而夷狄乎哉書殺譏之也

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立弗陵為皇太子

考異

按

立例曰立太子曰立子某為皇太子 ○以霍光為大
則此當書曰子弗陵蓋刑本漏子字

司馬太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

受遺詔輔少主帝崩

考證

主當作帝 ○謹按考武立
昭帝為皇太子擇臣而輔

之上承高惠文帝之統惡得為繼世之始
下同僭帝書曰少主哉故曰主當作帝

質實

霍光
平陽

子甲

人金日磾

張掖人
二月上幸五柞宮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若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為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卧内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日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磾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廡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

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入殯未央前殿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上為之垂涕歎息久之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第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京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此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不擇善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朔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能照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司馬公曰才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

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
 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
 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
 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諛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
 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集覽**五并宮漢離
 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集覽**宮也取五并
 木為之故以名宮在扶風整屋縣或云宮中有五
 并樹因名焉五并連祀上枝覆蔭數畝二說未詳
 如有不諱注見周顯王八年前畫意去年使黃門
 圖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霍光禁關蔡邕曰
 天子所居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
 豹尾中故曰禁中禁中門曰黃闥即僕射竊識視
 之識式志反記也即與僕射皆官名謂即僕射皆
 私竊識視光之止進處弄兒弄戲也師古曰言其
 狎褻無閑大體**陸贄**一統志云五并宮在西安
 憲注見文帝元年**質實**府整屋縣東南二十八里
 漢武帝所建以宣
 有五并樹故名

書法

自武帝增重加官而丞相為具位故受遺
 之詔不及丞相焉然其付託得人則帝之
 明有可尚者矣故書羨之書受遺詔始此終綱
 目書受遺詔六是年宣黃龍元後主建興元
 元帝永昌元明帝大寧
 二真觀二十三年

贊曰嚴誅殺也重賦斂也務巡遊也惑神仙也
 又不然則書災異而已幾與秦皇無二矣惟首
 書罷申韓中書置博士舉孝廉未書罷方士封
 富民侯此五六事者非秦皇之所得與漢之不
 為秦其數

發明

武帝平生繆戾甚多獨晚年託孤一節甚
 明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然光日碑祭
 三人皆以將軍受遺詔而相
 臣無預又可以觀世變也

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碑祭

共領尚書事

光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昨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即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即秩二等衆庶莫不可得也

集覽 共養者中其居用反養餘亮反下奉上曰共養也省中注見征和二年尚符璽郎尚主也

即官名主掌符璽事多光重之曰多輕之曰少

三月葬茂陵

晉實

一統志云茂陵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北十七里

夏赦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

追尊鈞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

晉實

一統志云雲陵在西安府

陽縣西北七十里甘泉山

書法

譏違禮也始亂嫡妾矣故通鑑不書綱目并從民雲陵三年皆特書之白昭帝追尊

其所生而後書追尊者十二君昭帝宣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靈帝獻帝熹主垂晉孝武安帝魏格自哀帝尊其祖母及其所生而後書尊者十三君哀帝平帝桓帝靈帝晉哀帝孝武

主謂唐憲宗穆宗敬宗宣宗蜀主相晉主重貴於是又有遥尊者矣德宗尊安母非也尊保母甚哉魏主

素主瀆

冬匈奴入朔方遣左將軍桀行北邊

考異

此書入亦當作最

孝昭皇帝始元元年夏蓋州夷反募吏民發犇命擊

破之○秋七月赦

未乙

大雨至于十月

書法

七月至十月恒雨也故謹書之綱日書

書法

建寧二歲建寧六年有書六十餘日者矣庚辰

書法

未大也書霽雨六月二書雨水十五書雨

書法

二有書六月至十九月者矣雲中平

書法

六未大也大雨且久莫甚於此時矣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

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
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之長安問禮儀陰
刺候朝廷事及詔賜錢益封旦怒曰我當為帝何
賜也遂與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許言以武帝時受
詔得職吏事修武備非常為姦書言少帝非武
帝子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即國以搖動百姓
澤謀歸發兵臨畱旦招來即國姦人賦飲銅鐵作
璽無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謀士馬須

期日殺諫者韓義等凡十五人八月青州刺史雋

不疑收捕澤等以聞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詔

以燕王至親勿治

而澤等皆伏誅

賞實

雋不疑
渤海人

集覽

陰刺候陰猶言暗地也刺

書法

旦謀反赦弗治失有罪之辭也幾也有司

奏梁王立罪寤不治存厚之辭也美也美惡不

嫌同辭終綱日書弗治二書謀反赦二日秦符

重皆赦而復反者也

以雋不疑為京兆尹

不疑為京兆尹史氏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

其毋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

毋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毋怒

為不食故不受吏最而不死

集覽

反謂至諸縣

有所案察也續漢書云郡國以春月行所至縣勸
 民農桑弘敬之絕國徒注見明帝永平十四年
 書法書宗兆尹始此終西漢之世書京兆尹八
 何先皆嚴能吏也惟黃霸
 以不稱職書罷歸故官

九月車騎將軍純侯全日碑卒

初武帝以日碑捕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為純侯
 日碑以帝少不受封及者兩困光白封之則受印綬
 一曰薨謚曰敬日碑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卧起
 賞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光曰
 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
 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
 約有功乃得集覽純侯純縣屬濟陰漢書音義曰
 封侯遂止稅與純通音都故反今濟陰成
 武縣有稅亭賞奉車百官表有奉車都尉掌衛乘
 輿車建駙馬都尉百官表有駙馬都尉掌駙馬

國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冬無水

書法綱目書無水二足年武元
 六舍是無書者史略之也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

以劉辟疆劉長樂為光祿大夫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政擅權而
 肯宗室不與其禍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
 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
 事則可以久矣意元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
 光祿大夫辟疆
 守長樂衛尉
 方未也故
 交之孫為
 長樂
 劉長樂為衛尉百官

申丙

表衛尉掌官 **正議** 郎大守長樂衛尉集覽辟疆為

元王傳霍光拜許疆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漢

制官吏初除皆武守滿歲稱職乃為真長樂衛尉官名

也宣帝紀頗評古其亦云謂長樂宮之衛尉也百

官表云長樂宮昌其泉衛尉皆掌其官師古註各

隨所掌之占以名官夫霍光專政或勸其納用宗

室可以免急故拜仁人可用者官於朝何乃出辟

疆為郎守乎集覽之誤明矣

三月遣使振貸貧民種食

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

書法 除者何全免也武帝征歛百端經用不足
租亦存乎人而已書除今年田租始此終綱目
書全除天下今年田租四是年宣本始元和永

元九唐天寶十四至於一州一道與夫量免
免不與焉場帝免天下今年租賦不書大業三
玄宗免天下今年田租不書

發明 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孝
昭初年問民疾苦是年振貸貧民今又除

民田租凡此皆當時善政有補於民
者也綱目詳而書之美蓋在其中矣

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壺衍鞮單于立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畜
孕重墮殫罷極考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是歲

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

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顯渠闕氏謀矯單于

令更立其子為帝所親單于左賢王右 **集覽** 墮殫
谷蠡王怨望不復肯會乖戾匈奴衰 **集覽** 墮殫
墮落也殫胎散也罷讀曰疲極困也言馬畜孕重
者如是故匈奴苦之右谷蠡王叛度曰谷蠡音鹿

離匈奴之官有左右各一蓋左谷蓋王以次為左賢王
穎渠閼氏顯渠名也
單于之號也
魏丁反奚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

冬十月遣使祠鳳皇于東海

書法

書祠鳳皇病霍光也有學術者不至是甚矣自霍光開其端而宣帝以鳳皇書者

六年始元年地節元年二年神爵元年二年甘露三年皆譏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

皇七
目書鳳

十一月朔日食

四年春三月立婕妤上官氏為皇后赦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每休沐出桀常代入
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
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于客下
外人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
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
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
主以為然召安女入
集覽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
為健行遂立為后
書記所稱曰歸休休息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近于客下外人蓋公易反泰山郎有蓋縣長公主
為蓋侯妻故稱蓋長公主私近家人
于客者人之喜稱也姓丁名外人
椒和沈塗壁取其溫暖而芳辟除惡
氣漢官儀曰椒房者取其蕃實之義
正誤私近
丁外人今按此謂
私竊昵近之也

書法

於是壽年十二而后方五歲立后之幼
未有甚於此者祭私也亦大早計矣哉

綱目卷五十五

發明 昭帝是年春秋十二而上官氏亦始五歲而義則在其中矣

秋令民勿出馬

詔曰比歲不登流庸未還往時令民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或之集覽流庸謂調之人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也

西南夷復反遣兵擊之○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異 上官二字當作后父按封拜例曰凡以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此年上官后初立即拜安為車騎將軍當書后父安以著謀逆之端

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比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京兆尹不疑後到北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卑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方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程子曰雋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胡氏曰蒯瞶衛靈公之子也出奔於宋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更立他子也靈公卒蒯瞶之子輒遂自立以拒蒯瞶亦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瞶叛父殺母當熱何疑然報拒之則失人子之道矣故春秋於趙鞅納蒯瞶書曰世子明其位之

未絕也於石曼姑圍咸書齊國夏為首惡其黨
 也然則謂春秋是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
 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
 矣果來自詰但當以此下令叱史收縛亦不
 獄而議刑矣不必引春秋也霍光不學故不能
 然其謂公卿當用有經術明太誼者則格言也
集覽 公車以聞以聞謂以其事聞奏蒯瞶違命出
 有惡欲殺南子靈公怒蒯瞶懼而奔宋蒯苦怪反
 贖五怪反輒距而不納輒蒯瞶之于名也蒯苦怪反
 宋已而之晉衛人立輒為君是為出公晉大夫趙
 鞅送蒯瞶入衛衛距之不得入亡不即死以罪去
 國曰亡謂既亡去何不就死地夏陽七國時衛
 入上郡少梁於秦秦惠王更少梁曰夏陽徐廣曰
 夏陽在梁山龍門夏上聲正義曰少梁城在同州
 韓城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韓城南二十里趙鞅
 晉大夫趙簡子也鞅於兩反書曰世子蒯瞶于戚非世
 曰春秋書晉趙鞅師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非世

子而以世子名之者以其子輒得立於衛成其為
 世子故也案世子元子也穀梁傳僖五年公會王
 世子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又曰天子世子世
 天下也疏云此云世天下者明其父在之故令傳
 以其特世父位故云世天下者明其父在之故令傳
 夏為首石曼姑圍咸書齊國
 事在哀三年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春秋序齊為首也注
 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春秋序齊為首也注
 云曼姑為子圍父也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咸
 不稱衛非為子圍父也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咸
 素隱曰左傳作石曼姑圍咸是春秋序齊為首也注
 專或音姑諸本多如曼字被據也衛太子名據**質**
質 一統志云夏陽在梁山韓城縣以古韓城為名唐
 初置西韓州貞觀初州罷復置西韓州元初州罷復
 河府後唐復舊州因之金改復州元初州罷復
 為韓城縣尋復置州後復置州因之金改復州元初州罷復
 屬同州木朝因之屬西受府

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為匈奴所遮亦不肯
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陵置酒賀
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其
青所畫何以過于卿陵雖驚伏今漢賞陵罪全其
老毋使所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平曹柯之盟此
宿昔之所不忘也收焚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
顧乎已矣令了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
決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
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三百
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
壯出及還**集覽**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漢書音義
鬚髮盡白劉貢父曰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
而食之劉貢父曰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
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實乃頗去藏耳愚案去
訓藏當音舉漢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弃以為
榮注奔通作去音舉亦藏也亡人之地亡讀與無
同自分已死人分扶問反自度我之分劑已死
人矣竹帛簡書也索隱曰古未有紙書用竹簡或

用帛故云竹帛猶言青史也庶幾乎曹柯之盟庶
幾幸欲也幸欲得如曹沫與齊桓公會柯而盟也
典屬國秦官典主也主歸
義蠻夷其屬官有九譯令

書法

於是匈奴遣武及馬宏等歸宏不書嘉武
節也終綱目使書還二蘇武貞觀元鄭元

疇甲辰後唐李德
明惟武以美書

發明

武帝天漢九年書遣蘇武使匈奴至是凡
十九年矣書還自匈奴則其全節可知然

無褒美之詞何哉蓋亦臣子當為
之事故爾此又綱目之深意也

夏旱

秋七月罷權酷官

罷權酷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
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委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元鳳元年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

遣歸

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
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
鄉里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集覽中宰漢儀云
不幸者賜衣被一襲初以中宰春桑生皇后
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中宰羊豕祠蠶神
又左傳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使黜官薄
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注殷盛也四時祀以一羊
二年盛祭以羊豕然則中宰與少牢無別矣更當

之考

書法

書遣歸何譏也不遠徵之至則賜帛而已矣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書徵士始此

終綱目書徵賢二十有一是年光武建武五年

嘉二永和二桓延熹二靈中平六後主建武五年

魏主丁亥晉武穆永和六孝武大元十二宋

未魏主壬午梁武巳外周主唐貞觀元高宗開

曜元中神龍元文開元六代大曆三德貞元四

憲元和元昭宣天祐二書遣歸者而已臣子

不與焉書賜帛始此終綱目書賜帛四此是年

齊甲戌魏隋開皇十五貞觀七惟此為譏辭

武都氏人反遣兵擊之考異氏下本○夏赦

秋七月晦日食既

書法

食既大變也於是臣下有謀上者天之示

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書食既者十有二未有無應者也詳處七

八月蓋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師古曰顧猶及也

師古曰下留下有可也當者以之自任也

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桀不許。又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自先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魚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一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報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

錢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使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驛書往來，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且不聽安果謀，誘燕主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移病卧，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集覽**：為丁外人求封侯，先上官安侯而託其言於蓋主，出都肄郎孟康曰：「都試，肄習也。師古曰：都，大也。大閱試習武備也。郎謂郎官羽林道士稱蹕，羽林掌送從，初名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漢儀云：皇帝輦動，左右侍惟握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此言霍光於羽林營中道路上亦稱蹕也。止畫室中，止居也。室中有武帝所賜

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圖畫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之往也廣明東都門長安東郭門也往廣明時道經羽林營師古曰屬近也史作近耳謂霍光往廣明都時是近日事豪桀豪縱桀黠不羈之士也且以語相平語去聲上與下言也燕王旦之相名平左將軍上官桀車騎將軍上官安舍人父燕倉蓋主之舍人父姓燕名倉舍人注見漢王劉邦二年移病卧劉貢父曰移文稱病而卧也漢諸書云謝病皆同義姚崇病疝移告注移病于外休假日告

正誤羽林集覽屬林字句絕屬上文真西山大學衍義註郎羽林者宿衛之士謂郎及羽林也畫室集覽室中有武帝所賜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圖畫○今按畫室謂彩畫之室成帝生於甲館畫室註亦謂宮殿中彩畫之堂武帝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安知又畫於室中哉

質實一統志云春秋時屬齊孟子謂蓋大夫驪指此漢初置縣屬秦山郡後廢之隋嘗於此置東安縣故城在青州

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楊敞華陰人杜延平南陽杜衍人

書法於是主及旦自殺耳書皆伏誅何謀上書公主反逆誅死四鄂邑唐高陽

太平惟安樂以常后黨書其黨

發明元年書燕王旦謀反赦弗治則昭帝於天倫之恩已過厚矣至是覆出為惡夫復何

辭然且於衛太子敗亡之後上書求入宿衛已

有觀觴之心武帝怒而削其邑由今觀之天資好亂之人不至於覆亡不止而武帝知子之明亦為不可及矣

冬以韓延壽為諫大夫

文學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

集覽比干殷紂無道王子比干

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
有七竅遂殺而刻視其心

書法

書諫大夫始此綱目書諫大夫七韓延壽

夏侯勝王褒王吉貢禹劉輔鮑宣東漢以
下書諫議大夫凡十
六詳光武建武五年

以張安世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
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
副焉又以延年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
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
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
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安世湯之子
延平周
集覽 子而任用之
質實 張安世杜陵人
杜延年東海下

師古曰先平處其奇者
然後復居言其至
也言事之人有安
者則特致之於
法

年

大邳

書法

湯周子也二子可謂能蓋前人
之愆矣綱目書之所以示勸也

匈奴入寇邊兵追擊之獲甌脫王

自是匈奴恐漢以甌脫王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
不敢南逐水草遣騎也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
水令可度以備奔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
肯先言常使斥石諷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
使愈厚欲以漸改
集覽 以甌脫王為道服虔曰甌
和親漢亦羈縻之脫王室也胡兒作於境上
以伺望漢人者立王以主之師占曰境上斥候之
室為甌脫若今伏宿舍也甌去聲脫如字道引導
也北橋余吾水北橋者於受降城北為橋以渡余
吾水也余吾水注見武帝天漢四年羈縻索隱曰
羈馬絡頭縻牛轡也漢儀云言
人被牽制如馬牛之受羈縻也

二年夏赦

廣五

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睦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常有匹度為天子當求賢人

集覽

石立秦州此非弘傳曰泰山萊蕪山南大石自起立於泰山注冠山下有石自起立三石為足一石居上上林僵柳復起生睦弘傳曰昌邑有枯柱木卧復起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柳葉上蟲所食成此五字案病已宣帝名也符節令睦弘符節令主符節事周禮八節圖符節出入國門及往來於關以竹為符取合為睦弘姓名睦音息為反

書法

宣帝之祥也綱目書石立二是在年長建平二

少府徐仁自殺腰斬廷尉王平

燕蓋之亂祭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疾史吳後遷補得伏法會赦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皆以為吳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其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度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仁丞相千秋女婿也千秋召中二千石博上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光於是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平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同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延年竊重合眾心羣下謹譁度人弘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平仁弄法卒下之獄仁自殺平要斬而不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

議持平合和朝
廷皆此類也
集覽亡過父故更侯史吳亡逃過

舊日之吏也候吏復姓吳名也遷因亡匿而過其

家首匿遷為句吳自陳首隱匿秦遷也誡吳為不

道誡本作抵當也當吳以不道之罪案十惡罪其

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

盡毒厭魅承相父故為句謂千秋交善竟終此生也

終與相意竟亦終也光與千秋交善竟終此生也

合和合音閣和**正誤**並合和今按

去聲聲相應也

書法者自毅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

書官凡書腰斬甚之也據飛錯藥大

劉屈廢成方遂皆腰斬不書腰斬

發明案分注所載仁平議獄之事甚明而深文

可知綱目所以於二人之

死書其官而不書其罪也

冬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

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

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偵察匈奴交通至是部

衆漸強遂反漢得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

擊烏桓霍光欲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

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

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

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

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

東匈奴引去初光誠明友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

擊烏桓明友乘烏桓敵擊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

恐不敢復出兵

集覽言高若不

實錄西上郢人

四年春正月帝冠

辰甲

書法

帝於是年十七歲終細目書帝冠十有三
正月歲首也先是惟憲帝書
月後此惟宋主是書十月

丞相千秋卒

時政事一決大將軍元千秋
居丞相位謹厚目守而已

二月以王訢為丞相

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帝素服遣使作治

考異

按甘露元

年書太宗廟火則此
孝文二字當作太宗

上及群臣皆素服發中二
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

書法

先是書高園便殿火矣建元六後此書太
上皇太宗廟火矣耳露元皆書素服不以

作治書此其書作治何急宗廟也於是遣使作
治六日而成可謂知所急矣故書是故昭帝急
於宗廟則書遣使作治晉武慢於宗廟則書某
年某月成太康十年四月綱目之勸戒明矣

赦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于安歸歸得立
為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為匈奴久問數遮
殺漢使駿馬監進介于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
王謝服介于還謂大將軍尤曰樓蘭數反覆而不
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
之介于齊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
漢物來見介于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
王起隨介于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
首馳傳詣關縣北關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為
王更名其國為善焉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

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
 王自請曰國中有伊循城其城肥美願漢遣一將
 屯田積穀令臣得作其屬重於是漢遣吏士田伊
 循以填撫之封介子為義陽侯司馬公曰王者之
 於戊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
 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
 罪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以大漢之強而
 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
 以為奇功過矣

集覽 安歸質子之名也下歸還也
 黃圖云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名曰橫門如淳
 曰橫音光伊循城漢書循作修七制解伊修城在
 鄯善國漢於其中

質實 傳介子北
 置屯田吏上處

書法

淮南王布書誘誅之反者也樓蘭王殺漢
 使者則其書誘殺何樓蘭之罪既謝服矣
 以中國而行盜賊之計於蠻夷以是為可醜也
 故書誘殺介子不書罪遣者也書誘殺始此終

綱目書誘殺十是年獻建安二劉備被揚奉後
 主建興四吳呂岱殺士徽懷永嘉五石勒殺王
 彌宋爽申蒙遜殺歆梁丙午拔陵殺胡琛陳甲
 中周迪殺周敷大業十三李密殺翟讓開元八
 土眇殺僕固五代已酉郭從義殺趙思
 綰書誘誅二高帝十三唐元和十四

發明 誘殺之事春秋深貶焉有堂堂大漢乃為
 盜賊之謀而可臣妾萬國哉書遣使誘樓
 蘭王安歸殺
 之其惡甚矣

五年夏大旱○發惡少年吏亡者屯遼東○冬大雷

○丞相訢卒

六年春正月築遼東玄菟城

書法

城不書必關要而後書故內城書京師外
 城書關塞書漢長安兵武呂代盛樂平城

宗姑滅燕龍城夏統萬齊建康吳越杭州五
祥成都周大梁南唐金陵皆都城也苟都城
外郭必書書漢受降玄亮吳湍須魏九城齊
關唐應龍奉天原州益州三城唐德勝晉澶州
周李晏口皆關塞也

夏赦○烏桓復犯塞遣范明友將兵擊之

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

書法自五年書丞相訖卒於是丞相

發明丞相則足曠年虛揆度之位其於國體從

可知矣爰自武帝增重加官而丞相為具員是
以國之大事皆不與聞如觀命廢立之類觀之
綱目所書蓋可想見君子安得不為之二嘆也

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什三

集覽口賦錢漢儀

至十四出口賦人二十三錢二十錢以食
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賦以補車騎馬

有流星大如月眾星皆隨西行

書法建元元年書有星如日矣於是復書流星

之果踰月而國有大喪矣書流星始此終
綱目書流星二是年成元述元懸建興二

夏四月帝崩

書法賀善贊曰昭帝初元即遣使問民疾苦繼

書令勿出馬又書問氏疾苦又書罷權酷官又
是謂善繼也後虛耗之民始有生意昭帝於
此亦賢相矣哉

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入長安六月八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群臣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即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光即日承命後詔迎昌邑王賀請長安郎賀昌邑衣王爵之衣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數以奕腕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帥居前勤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新新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休則悅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適神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

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貴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不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即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旋於桀紂而得以為達舜王諛其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臣請選即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遂去王嘗見大白犬頭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

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
 危亡之戒大王不詔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
 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
 汗於度人以存難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
 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晡時至
 定陶行石三十五里從者馬死扣望王吉奏書戒
 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徵宜
 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王事之敬之政事
 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
 一聽之大王垂拱南向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
 迎駟奉乘輿車王使遂參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
 禮拜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嗟
 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
 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
 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
 璽綬龍
 尊號也長子曰太伯次曰唐天仲少曰季歷
 集覽
 大王廢太伯立王季太王古公曾父

季歷生子名昌有聖瑞太伯知古公意欲立季歷
 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荊蠻以讓季歷是為王季後
 遂傳昌是為文王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記檀弓
 文鄭氏注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孔子家語曰周制
 立孫王肅注伯邑考文王長子言文王亦立子而
 不立孫也音博哀王之名訢訢古欣字喬松之
 壽王喬赤松子皆古仙人也楚辭遠遊篇聞赤松
 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又曰吾將從王喬而娛
 戲晦庵集注紫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
 水王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
 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共王
 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喬好吹笙作鳳鳴遇浮丘公
 接之仙去又楚辭惜誓篇曰赤松王喬昔在旁哀
 時命篇曰與赤松而結友焉此王喬而為耦也
 俞事細微也熾與纖同介通作芥寒寒亡已亡已
 冠其制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以五采縠為
 之樂人所服盡冠狗言皆是狗而冠者中詩一篇

何等中一書與何篇可等此日中發日午時行哺
時那一篇與何篇可等此日中發日午時行哺
亮陰三祀汪盤庚第小乙于名武丁德高可學故
號高宗亮一作諒陰占作闇祭氏傳曰祭喪服四
制云書曰高宗諒闇二年不言鄭玄注諒古作梁
指謂之梁闇讀如鷦鷯之鷦闇謂廬也即倚廬之
廬儀禮剪屏柱楣鄭氏謂柱指所謂梁闇是也宅
憂亮陰言居喪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默不
言則於諒闇三年不言為語復而不可解矣蓋痛
蓋伊尹反咽喉也爾
雅江東呼咽為嗑
質實王古卿邪舉虞
人龔遂山陽人

書法

承皇后詔何不專立君累光也兩漢之
世書迎書立者十書承皇后詔惟光而已

詳呂氏
辛酉

葬車陵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

昌邑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微至長安超推拜
官漢遂諫請逐之不聽太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
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
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又不聽大將軍光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
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
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
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
中陰與張安世同謀王出遊光祿大夫復侯勝當
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
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
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滄範傳光安世大
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
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
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

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蓋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群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執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太后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王與居禁闈內赦戲發樂府樂器擊鼓吹作俳倡召內泰一宗廟樂人悉

王作止

奏眾樂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王人臣不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大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于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止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進諫不變更曰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於君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大牢且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土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上太后曰王泣而去群臣奏請徙王賀疾陵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群臣坐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赦死其餘為城日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謀

書式對曰臣以詩三有五篇朝夕變王至於忠臣
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
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
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
知經術白令夏庚勝用尚**集覽**凡書非正經者謂
書授太后遷勝長信以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
之傳其傳曰皇之下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
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劉原父曰傳本云
下人伐上而勝自以不欲分明道之故改云臣下
有詔上者漢之傳謚常為孝者謂漢家相傳謚號
皆加一孝字其所以然者以下文所云也九卿百
踵旋回轉也踵足跟也謂不得會議者云九卿百
官表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
正司農少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卿名雖仍舊而所
莅之局謂之寺因曰九寺見白太后見形旬反白
奏也見太后而奏之毋內毋禁止之辭內讀曰納
卒有物故自裁卒倉汲反忽遽也物故死也裁度
也恐昌邑王忽白裁而死殺主殺讀與弑司斬也

衰亦作縗倉回反喪衣也杜預曰衰在冑前衣長
六寸博四寸直心衣裳皆用極麗生麻布旁及下
際皆不緝故名斬衰其服三年直扶用竹居道上
初被徵在路上時受重其喪曰大行史記李斯傳大行
未發注行如字人主之喪曰大行風俗通曰天子
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如淳曰大
行不反之辭也子善文選注周書曰謚者行之迹
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音下孟反就次
發塋發開封也次謂喪次也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出次併倡併諧戲也倡女樂也漢書詠笑類俳倡
蒙宮人名使者旁午索也音古口謂吏者分布也案
劉向傳注蜂下舞也音古口謂吏者分布也案
唐書白居易傳論問旁午注云旁去聲五辟辟刑
也音闕墨制刑宮大辟是謂五刑墨謂刻其額而
涅之制謂割其鼻制謂去其骨也音古口謂吏者
于割勢婦人幽閉大辟謂去其骨也音古口謂吏者
言迹也白令屬下句建白於太后然後行胡孟反
書長信少府長信皇后宮名少府職掌其宮本名尚

長信營事景帝更名長信
少府平帝更名長樂少府
殺刺也殺主今按言殺者常詞究其義乃為弒耳
如字讀亦通使昔考午集覽引唐書誌旁去聲○
今按考

發明

賀已正尊位而猶書昌邑王者不予其帝也夫廢立非國家之得已以光之忠亦故

武帝拳拳於托孤觀其擁昭立宣則光之大節可知然惜其不先審昌邑之為人率然立之兄其狂縱素著漢朝豈無一人知其所為必至於不可奉宗廟乃始廢之哉此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爾綱目僅不書昌邑有罪則光之心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乎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

太后

考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九字誤書當去之謹按漢書昭帝始元四年立皇后上官

氏元平元年昭帝崩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賀受皇
帝璽綬尊皇后曰皇太后已而昌邑無道光率群臣
奏太后廢之迎宣帝入即位皇太后歸長樂宮黃龍
元年元帝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建昭二年閏六月崩
此上官后之始末也今提要因通鑑舊文誤書尊皇
太后曰太皇太后於病已入即位之下宣帝實未嘗
尊之當依漢書去此九字以
黃龍元年元帝尊之為正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
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
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
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
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日
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
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夜
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
况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
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毋真君及兄恭

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
 時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
 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
 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子女事時暴室
 齋夫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
 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濩中翁高材好學然
 亦喜游俠聞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
 知問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吉奏記光曰今社稷
 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眾庶其
 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帝曾
 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
 美林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蒼龜先使
 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七月光曾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
 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
 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皇
 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
 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為陽武侯群臣奏上璽綬

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
 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

憚之**集覽**良娣太子之妃有三等曰妃曰良娣曰孺
 子史皇孫以外家姓稱之曰史病已已止

也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速差也後改
 名詢分條中都官詔獄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漢
 儀注云長安中諸官獄三十六所非一人所能治
 故分使疏錄之上屬籍宗正上是掌反進也上宗

厲之籍於宗正也宗正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
 宗室親屬名籍掖庭令職掌後宮貴人采女事暴
 室齋夫漢官儀曰暴室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
 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師古曰暴室掖庭主織作

練染之署也取暴曬為名耳或作薄室案薄亦暴
 也今俗語亦云薄曬蓋暴室職務既多因以置獄
 主治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本非獄名其屬
 官有齋夫一人以閹宦為之亦猶鄉縣之齋夫也

復中翁姓復名中翁東海人也復芳目反中讀曰
 仲游俠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

世者謂之游俠索隱曰謂輕死重氣如荆軻豫讓之輩游從也行也俠挾也持也言能相從游行挾輔之事也又任俠注見武帝元朔二年著龜音只嵩屬史記龜策傳太史公曰王者決定諸疑參之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又傳曰上有禱著下有神龜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禱古稠質實丙吉魯國人張賀社陵人安世兄宗正字賀既書即位矣書昌邑王何不君也故以太后令廢主者多矣不書董卓惟霍光以奏太后書其書之何不專廢君累光也是故不以專廢君累光則特書奏太后不以專立君累光則特書承皇后詔然則曾孫之立不書承太后詔其許光以專立歟上書光率群臣奏太后矣不再書光則蒙上文而已

赦

丞相敞卒以蔡義為丞相

發明

昌邑之立書光承太后詔其廢也書光率群臣奏太后至宣帝之立則直書迎入即位而不書奏太后何哉蓋昌邑有不君之罪既立之而又廢之儻不上承太后之命則光為專執不臣矣至宣帝則足以奉承宗廟故不嫌於直書迎立也夫光以不學武人而所立若此綱目書之名正言順不特見光有托孤之節而武帝知人之明亦為不可及矣

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將帝召見說詩擢光祿大夫數歲為丞相年八十餘貌似老嫗議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集覽何謂云云何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

質實 蔡人

集覽

何謂云云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
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使仔為皇后霍
光以皇后廣漢刑人不宜共國歲餘乃封為昌成
君胡氏曰宣帝刑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
毋也公卿乃舍之而心屬光又不逆理乎光雖未
言而意欲其然也以其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慍許
后之立矣妻顯邪謀蓋帝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慍許
此此霍氏之所以覆宗也禮曰刑人不在言側注
廣漢乃天刑之人也定曲禮曰刑人不在言側注
為怨恨為害也土制曰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
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屠之四方唯其所之不
及以政示弗故生也公羊傳襄一十九年君子不
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云刑人不自賴
也疏云猶言不自重似若世人名輕賤之物云非
可賴也側微側陋微賤時妻顯和講霍光之妻名
顯事在宣帝本始二年至地節四年事覺伏誅

書法

義見立皇后
張氏惠五年

大皇太后歸長樂宮初置屯衛

書法

歸者何順辭也太后遷辭二太后遷歸某
宮者順辭也遷太后于某宮者逆辭也終

綱目書太后徙某宮二晉升平元崇德褚氏庚
開成五積慶肅氏書太后遷某宮一後周辛亥
漢太后書太后歸某宮一是一是年上官氏書太
后居某宮一是一是年上官氏書太

申戊

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

詔有司論定策安宗漸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
爵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
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山奉
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臧
弟諸督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尉臧
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推益重

中廷尉之中也。新中。其持法輕重。中。書法。武帝之。廷尉書張湯杜周議也。至帝始

美其持法輕重。中。書法。武帝之。廷尉書張湯杜周議也。至帝始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

昭帝之喪大司農田延年詐增就直盜取錢
三千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村延年
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實
之言大事不成今懸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
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
憊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
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向日入牢獄遂
自刎
死
集覽
乞之乞音
質實
田延年陽陵人
田廣明鄭人

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
未備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群
臣中曰宜如詔書夏漢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
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
下虛耗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
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
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
不悔於是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
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
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
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曰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
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
言遂授之繫獄
更冬講論不怠
始五行之舞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本舞昭舞高祖更之始以示不相襲五行舞本

周舞奉更名五行，奉崇未成，德為昭德，以尊太宗。廟孝宣，昭德為盛德，以尊世宗。廟其武德舞舞，人執干戚，文始舞，武始舞。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

秋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

匈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婦子泥靡尚小，岑娶且死，以國與李父大祿子翁歸靡。日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元貴靡公主及昆彌。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開絕漢見彌。願發兵五萬，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救之，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廣明等五將軍十六萬騎分道並出，以常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集覽烏孫公主武帝以江都王質實常惠擊匈奴。建女紹男為公主嫁烏孫。

太原人

書法

書烏孫兵可矣，必書曰常惠護，何不以烏孫敵漢將也。綱目之脩，內外之分而已矣。

庚戌

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

考異

按纂

曰以毒弒者，加進毒字而不地，注曰霍顯。又加使醫字，此條妻顯下漏使醫進毒四字。

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氏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身，若投毒藥去之，成君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共之。衍即搗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人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後有

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街。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傷光內其女

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街。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傷光內其女

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街。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傷光內其女

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街。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傷光內其女

入宮胡氏曰。顯赫天下之。而光不發覺。則是與
聞乎。弒矣。欲免於禍。得乎哉。史稱沈靜詳審。乃至
於此。富貴生不。集覽。道無從為句。道與導通。引也。
仁可不戒哉。集覽。從猶言也。免身案。漢書身
多作娘。太醫大丸。太醫少府屬官也。丸即所謂
圓子。今澤蘭丸之類。不忍奏上。不忍猶言不敢。
誤。道無從。今按。道猶路也。從由也。言無由得實其
集覽。以不忍奏上為句。註不忍由言不敢。○今按
當於忍字句絕。霍光恐妻得罪。不忍發其弒逆之
事。於是微吏奏上。光命勿論。淳于術恐辭及其妻也。

書法

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弒也。光既聞之
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弒矣。終綱目。后書
弒者三。宣許后。徽伏后。元魏后。
后弒而書殺二。晉賈后。唐張后。
發明 霍顯邪謀行於幽閨之中。其端甚微。其惡
甚大。然光初不聞其事。今直書大將軍光

葬恭哀皇后於杜陵南園

質實

安府城東南一十五

里樂游源

妻若與聞之者。何哉。光始焉不知。後乃知之。憺
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
猶或可以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真與聞矣。
求免大惡之累。得乎。直筆書之。非過照也。

書法

西漢后不書葬。此書葬。何不合葬也。故地
之書南園。於是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九

葬書地。譏也。葬非其地。書地附非其人。書地名
非其名。書地宣許后。書杜陵南門。桓梁后。書歎
陵。唐郭太后。書景陵之側。非其地也。漢哀傳。太
后書渭陵。唐武氏。書乾陵。非其人也。漢和梁太
后。書西陵。桓梁后。書博陵。非其名也。皆妄。毋稱
陵。終綱目。后葬書地者七。是年哀元壽元。和永
元。九桓元。宣許二年。宣許二年。皆譏也。
神龍二。大中一。皆譏也。

夏五月田廣明有罪下吏自殺封常惠為長羅侯

匈奴聞漢兵大出特遠遁五月軍罷田順不至期許增函獲廣明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昆彌目將五萬騎與常惠從西方入獲名王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封惠為長羅侯於是匈奴遂表其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東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所殺數萬級重以饑死人民什三畜產什五諸國羈屬者皆在監攻盜不能理滋欲知和親而邊寬少事矣

集覽

不至期許增函獲詐一本

作許刊誤逗遛逗大透反遛力救反漢書音義口逗遛曲行辭敵也漢法中行而逗遛畏懦者斬丁令即丁靈烏桓其先東胡也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破東胡其餘眾退保烏桓山因為號焉其俗無常告男女悉髡頭為輕便滋欲知和親滋益也鄉讀曰鄉舊漢書滋作茲

正誤

田順不至期許增函獲集覽解詐字而連引不至期三字蓋以九字通為一句○今按當

於期字句絕言田順不至所期之遠也初遣五將軍擊匈奴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山順八百餘里即止兵不進故云

實實

一統志云長羅漢之縣名屬陳留郡宣帝封常惠為長羅侯即此東

漢初省之故城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三十里

大旱○六月丞相義卒以韋賢為丞相魏相為御史

大夫

實實

韋賢魯國臨人

以趙廣漢為京兆尹

初廣漢為潁川太守潁川俗亭僚相明黨廣漢為循循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於是更相怨咎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咸願為用疆外無所

漢書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
 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充善為鈞距以得事
 情問里錄之之姦皆知之其發姦捕伏如神京
 北政清長老傳以為自漢與治京兆者莫能及
覽 可出篇斷竹也如今官受密事篇也或距或篇
 告為此制而用受書鈞距廣漢本傳曰鈞距者設
 欲知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
 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
 曰鈞距致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同而自知眾莫
 覺所由以閉其術為鈞距也毛氏曰鈞距如鈞
 之有距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
 能出以鈞索其隱情也發姦捕伏師古曰發謂動
 發之也姦究也捕伏隱也謂為姦而隱匿者必
 為捕實趙廣漢
 發之 賢實 姦吾人

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赦

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曰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
 霍后立舉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
 后時縣絕矣

書法

立后書氏桓也書大將軍女何權所在也
 而許后之所以弒益善矣故權在於光則
 以大將軍先女書權在於莽則以安漢公莽女
 書平元始二終綱目立后書某女者二而已

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

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胡氏曰地考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反
 常也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為妻道不得而
 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壽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
 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弒許后而立其
 女以至召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或宣帝詔問經學
 舉賢良亦無敢瑞言其所以然者宣帝恐懼祇

戒以象類想來而有以善處之則
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書法

於是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

而經學賢良之對無及之者何哉終綱曰書地

震一百一而書求言者纔八是年地節二元帝

初元二成建始一順陽嘉二年再書桓定康元

年元壽元世主之以變為玩者多矣綱曰書地

震自隋書天下地震之外未有大於此者也

終綱曰宗廟書壞二是年開元五壬子蜀

發明 去春書霍顯弒后今書立光女為后至夏

四月則書地震山崩壞祖宗廟蓋近在閩

月之間其為霍氏明矣夫地為妻道宜靜而震

至於壞祖宗廟者不可以主祀之證也綱目據

事直書雖不明其證

而證則在其中矣

以夏候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

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
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
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
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
傳故傳乎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
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
后素服五日以
集覽 誤相字於前相去聲誤道君
報師傅之恩
上語嘗朝見而出外
正誤 誤相字於前集覽誤道
以主上之語迫與人
前○今按願師古注君前也
名不當相呼字於君前也

書法

自初置刺史元封五至
是三十一年書黃霸

五月鳳凰集北海

壬子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冬十二月晦日食○

以于定國為廷尉

定國為廷尉乃也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為人謙恭
雖卑賤皆與鈞禮其大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
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
尉天下無冤民丁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鈞禮禮無
貴賤之別

集覽

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

侯霍光卒

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
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
將軍光薨謚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
三百家長丞奉守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
所與胡氏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
才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案

集覽

山等僭亂之心宣
帝亦有以啓之歟
疇其爵邑張晏口律
疇等也言不復
減其爵也邑謂食品若干尸師古曰家業世世相
傳為疇無有所與與音預復除其賦役世世無所
干預

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雖有功以
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
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
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
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
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鳳凰集魯大赦

書法

於是二書鳳凰再為之赦
而加大焉帝之自欺甚矣

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

中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
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奇廣漢奏封事言春
秋譏世郊惡宋二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推皆
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
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桓機昆弟諸壻據權執
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友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
出入驕奢放縱恐浸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
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以故事諸上書
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
言不吾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
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帝興十問問知
民事之難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
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
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

于子孫終不改易桓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
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
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
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歡息
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
十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
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
治理效輒以重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
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
集覽 魏相因許
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事言為句漢書儀密奏皂囊封板故曰封事魏相
奏封事不能自達因廣漢以進譏世知公羊傳隱
三年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
何譏世卿世知非禮也注世知者父死子繼也貶
去名者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禮公卿
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不當世為其秉政久必奪
君之威權惡宋三世為大夫公羊傳僖二十五年
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二世內娶

也注三世謂憲父王臣也內娶大夫也言
 無大夫者禮下臣妻之也國內皆臣無娶道宋
 以內娶故公族以兩妃黨益疆卒生篡弒故君子
 疾惡之魯季孫之專權季孫行父魯公子季友之
 孫是為文子文子孫宿是為武子武子孫季
 孫意如是為平子專魯之權下丞昭公通籍師古
 曰籍者為三不竹履記其年紀名字物戶縣之宮
 門禁省相應乃通出入相復因許伯自去副封許
 伯即許廣漢案七制解伯名廣漢魏相先嘗因許
 伯奏封事今又因以寔白上前而除去副本至于
 子孫貢父曰謂賞賜逮及子孫耳非謂侍中尚書
 至子孫不改易良二千石良循良也二千石謂郡
 守諸侯王相漢官儀云二千石俸月百二十斛又
 有真二千石月百五十斛如淳曰律一千石俸月
 萬六千真二千石月二萬案是二萬斛則是真二
 千石也選諸所表選用嘗蒙增秩賜金進爵所旌
 表者一統志云長信宮在南安府咸陽縣境渭
 水南史記秦始皇初居長信宮即此樂平

名縣

書法

特筆也自相給事中而幾事皆得以燕見
 言之矣故劉章入宿衛而呂氏之柄分魏
 相給事中而霍氏之
 權失綱目皆特書一

匈奴壻衍鞬單于死弟虛閭權渠單于立

時漢以匈奴不能為寇能塞外諸
 城以休百姓單于喜謀欲和親

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
 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
 膠東相成為自增加以素願賞是後俗吏多為虛
 名**集覽**流民自占占去聲謂會載隱度戶口來附
 云本業曰自占漢書注自隱度口數而著名

籍也秩中二千石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千二百斛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崔治公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百耳郎國上計長史守丞劉百父曰郡使守丞國使長史皆一物也故總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長史者通于令丞尉之稱與守丞連言之說不可不爾師古曰凡郡國皆掌治民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之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論課殿最歲盡遣詣京師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之數也周禮小司徒歲終則令郡吏致事注致事上其計簿也上時掌反楚辭大招篇發政獻行禁苛暴文公集註敵行令百官上其行治如周禮令群吏致事漢法令郡國上計

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

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也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后毒太子教召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
隗覽保阿保護阿挾毒不得行

五月丞相賢致仕

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書法

誅死賢者致仕可止也武帝之世宰相往往

書之書致仕始此終綱目書致仕二十二是年

韋賢和末元十三品蓋晉成咸康四顏合宋壬

展何尚之梁己酉經揚稽唐高宗咸亨元劉仁

軌許敬宗弘道元李義深聖四韋思謙二十
一朱敬則神龜二唐休暉李懷遠開元二十一
宋璟貞元二十一善全義元和二杜佑會昌三
化士良昭大順二揚復恭乾寧元鄭紫二年韋
昭度天祐四懿德五代丁亥唐周玄豹辛卯吳

宋齊丘戊戌晉范延光而書請致仕者一杜倫
書以致仕者四為漢孝惠王申皮周去翁宋齊丘

六月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

發明 韋賢老而謝事足見保全大臣之意其視
武帝世非戮辱不去者大有逕庭至於丙

魏輔政並書下冊則
帝之用人又可觀矣

以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

考異 兄上漏
廣字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
中即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
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
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
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
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為句言示天 **質實** 平國東漢廢之故城在廣平府
下以淺陋也

曲周縣平恩鎮疏
廣東海蘭陵人

大雨雹以蕭望之為謁者

質實 蕭望之東
海蘭陵人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
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
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
為腹心與參政謀明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
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多上
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
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罷所白處
奏皆 **集覽** 高者諸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
可 **集覽** 滿歲以狀聞仲馮曰此共是一條不當
中斷其文高者令丞相御史試事次者令中二千
石試事歲滿則各以狀聞奏也下者報聞罷本作
下者報聞或罷歸田所
白處奏所白所處所奏

書法 善雨電多矣未有書大者書大雨電始此
終綱目書兩電二十四詳景二而書大者

四足年莽已
中平二歲初平四

秋九月地震詔求直言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宮館假
貸貧民

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
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
未息今復飭兵屯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緩天下也
其罷車騎右將軍屯屯兵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
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
集覽 池籩池者陂
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
苑也且勿筭事高帝初為筭賦民年十五至五十
六出賦錢人筭女子年十五至二十不嫁者五
筭如淳曰百二十為一筭准賈人與奴婢信
筭今比勿筭事者不令出筭賦不給徭役也

書法 書美之也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而書求言
者纔八帝居其二焉四年是年帝可謂過

災而惧者矣書求直言始此終綱目書求直言
五是年順陽嘉二梁丙戌魏唐神龍元石晉成
戌書求言一梁己未魏書開言路一後唐己未
書詔言事四靈建寧二晉元大興二齊己未齊
主戊辰魏王書詔極言三明永平八唐貞觀十
五代乙卯周世宗書詔陳過失二成河平元貞
觀十一書詔上封
事一辛亥文同大信

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
其屯兵

霍氏驕侈縱橫大夫人顯僭擬淫放帝自在民間
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親政魏相給事
中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
省中吏民奏封事不閱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於

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
 徒光女婿未央衛尉范明友中即將羽林監任勝
 長樂衛尉鄧廣漢為他官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
 兩宮衛尉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太司馬冠
 小冠亡印綬能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
 大司馬者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尉將屯兵悉
 易以所親信許集覽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
 史子弟代之集覽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
 候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
 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付北軍尉治之胡越騎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越騎校尉尉掌越
 騎如淳曰胡人越人內附以為騎兵

書法

特筆也而霍氏之誅決矣書解其領軍而元義
 之誅決矣齊乙
 已魏皆特筆也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執
 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
 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
 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寢密律令煩苛文書盈
 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或罪同
 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
 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主在閭閻知其若此會
 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
 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
 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今治獄吏則不然上天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
 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
 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人血流離刑徒比肩大
 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治
 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生痛則思死抽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死之吏治
 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下奏畏卻則鍛鍊而
 內之蓋奏當之成雖韋陶聽之猶畏卻以為死有餘辜

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
 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
 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
 於世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
 六百石員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二常幸宣室齋
 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丞郡太守鄭昌上疏言
 明主躬垂明聽讞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
 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忌姦吏無所
 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集覽見知
 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爲亂首矣故縱
 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人有犯法或見或知而不
 舉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亦有罪并連坐也緩
 深故之罪特武帝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
 皆寬緩之比况比例也况譬擬也記王制篇疑獄
 比以成之注已行故事曰比比音必利反郡國承
 用者漢書作郡國承用者駁姦吏因緣爲市姦詐
 之吏旁緣弄法受財若市賈交易傳生議師古曰
 傳讀曰附予死比與死例相比比况也秦有十失一

羞文學二奸武勇三賤仁義四貴微吏五罪誹謗
 六禁妖言七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八忠良切言皆
 鬱於筮九喜虛譽十蒙實禍上下相敝與驅同
 上而朝廷下而郡縣上而官長下而僚屬皆相敝
 迫以苛刻從事深者獲公名深文者得奉公之名
 稱平者多後患持法平者厥後反多患害大辟之
 計大辟死刑計算數也鍛鍊而周內之內讀曰納
 吏之內人於罪中猶工冶陶鑄鍛鍊成熟也奏當
 之成崔浩曰當處其罪也案奏當所應郡國讞疑
 獄皆處當以報之文致之罪以文法致人於罪謂
 之文致嚴延年傳文致不可得反注致至密也言
 其文案整齊反音備蓋地爲獄議不入指畫地爲
 獄戶雖知非真獄人且裁議而不顧入也刻木爲
 吏其不對雖刻木偶爲吏人雖識非真吏且期望
 而不對也路溫舒傳注期猶必也廷尉平漢書注
 平音病平其不平也季秋後請讞也讞魚列反議罪
 也用季秋議罪
 正誤比况集覽此切集覽於武帝
 順時殺之氣也

元狩六年法此所音是也必二切乃比及之此

質實 鄭吉會

侍郎鄭吉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

質實 鄭吉會

車師王與匈奴結婚殺匈奴遠漢道侍郎鄭吉將免刑罪人田渠泉發諸國兵與所將田士合萬餘人兵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吉等歸渠泉車師王莽烏孫匈奴更以王昆弟兜莫為王收其餘氏東徙而吉使吏卒往

集覽

西域國在輪臺東今也

書法

此屯田之端也至神爵而後始書屯田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

質實

一統志云博平漢之

縣名屬東郡晉屬平原國隋初屬毛州改屬博州大業初屬清河郡唐屬博州貞觀初省入聊城天授初

復置宋景祐間徙治東南二十里寬河鎮却今治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東昌府

上初即位教遣使求外家至是得王媪及其男無故武賞賜巨萬皆封列侯也王媪之男

集覽

無故武名

書法

惟恩外祖母始此自是新野君安帝太皇太后之屬皆不書書其始而已終綱目書

詔有大父母母父母養者勿錄

詔曰百姓置凶而歸使不得養孝子之心自今勿錄使侍送終盡其子道

書法

書志仁政也通

夏五月山陽濟陰兩甕殺人

電大如鷄
深二尺五寸

書法

書兩電多矣未有書殺人者電至殺人為

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

詔曰父子夫婦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

誠愛結於心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

皆勿治

集覽

首匿父母注者匿言為謀首而藏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

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

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竇人子遠客飢寒

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

與儒生語人人自善對事多言我家者又聞民間

謹言霍氏毒殺許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

告禹山雲驚曰縣官斥逐諸智用是故也此大事

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坐與

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危

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季友有功於

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

廷不聞直聲而今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

其技屬必有其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
 敵願於廣朝行發其端壹守遠郡其路無由唯陸
 下省祭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高山等謀令太后
 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節
 廣漢承大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
 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腰斬顯父諸女昆弟皆棄市
 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
 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
 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
 也霍氏秉權日久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
 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
 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是人為徐生上
 善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
 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
 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其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
 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坐於上行餘各以功次
 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
 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寘曲突徙薪無

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官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
 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
 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
 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土乃
 賜福帛十匹以為即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軍光
 駟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駟
 乘上從容肄體甚安沂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
 駟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班固曰
 霍光受桀之術許攸之謀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
 此然不學亡術問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漢
 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終三年宗族誅夷
 哀哉司馬公曰霍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
 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
 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下
 侈趣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報盛德矣乃復任
 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遂生邪謀豈徒霍氏
 之以政授之以兵及加裁奪遂生邪謀豈徒霍氏
 之自禍哉亦孝宣醜醜以威之也夫以顯高雲山

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數不可不... 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反又齊慮貧無禮者季友魯莊公毋弟公子友... 公之季子故稱季友有功於魯為上卿至文子武... 于時增其業後平于顯曾權卒逐昭公趙衰晉獻... 公時事公子重耳重耳出奔趙衰後重耳反國... 是為文公衰為原大夫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 霸多衰之計策也後趙敬侯卒分晉國田完田敬... 仲完世家陳完陳厲公佗之子也後奔齊以陳字... 為田氏完卒諡敬仲八世之後卒有齊國疇其庸... 疇等也言功臣子孫襲封與先人等也周禮民功... 曰庸國家為民立官故有功於民者曰庸廣朝句... 絕謂大朝會時博平君宣帝外祖母王媪報報聞... 為句輒止也上於報聞而不見施行人為徐生人... 謂當時有人也為去聲助也徐生即徐福竈直突... 突者竈忽也更為曲突更改也曲則不直而火勢... 慢不者為句不俯九反猶言否則也灼爛者坐於... 上行行戶即反列也救火而被燒炙者坐於上列

集覽

襄人子

以為即郎注見武帝元朔三年若有芒刺芒草也... 也刺七賜反如棘刺其背從容肆體從七恭反從... 容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肆體身體舒放也周公... 名且武王弟也武王崩成王在襁褓中旦代其當... 國七年後還政阿衡殷太甲之相伊尹之號也蔡... 氏曰阿衡商之官名亦曰保衡陰妻邪謀陰與陰... 通庇也言藏匿其妻之邪謀無噍類噍類類... 齧也如淳曰言無復有活而唯食者**正誤**類於... 廣朝白發其端集覽廣朝句絕○今按十字通為... 一每事即然也此義近之不可訓止人為徐生上... 報每事即然也此義近之不可訓止人為徐生上... 書集覽為助也今按毛晃增韻為亦訓與此義近... 之不必訓助

書法

賊未有不書主名者此其書曰霍氏何衆... 辭也是故霍氏舉族皆反則書氏爾朱舉

族可誅則書氏舉族皆反則書氏爾朱舉... 伏誅書謀上也故后亦以自廢為文謀反書氏

終綱目

九月詔減天下鹽賈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瘦死者

以課殿最集覽瘦死瘦育愈漢律囚以飢寒而死曰

書法帝於是可謂仁矣特書美之自帝有此法令

也綱目於恤刑之政書

發明帝自親政以來所用之人已有可觀至於

館貸貧民矣至是又詔減天下監賈嚴瘦死之

禁留意政事若此欲不中興得手詳而書之其

以朱邑為大司農

邑少為相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營

身入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

第一入為大司農惇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

私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

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桐鄉嗇夫桐鄉即皖

其子金百斤以奉祀集覽城古舒州也今安慶

府是王介甫封舒國公詩云當時我自愛桐鄉又

詩云行問嗇夫多不記以愛利為行愛利謂愛人

而愛利也正誤也○今按謂以愛人利物為事也

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質實朱邑舒人

先是勃海歲飢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

舉龔遂拜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

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

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曠地中耳今欲使臣

勝之邪將... 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 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 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 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罷逐捕吏諸持... 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 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 鈞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 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 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 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 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部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 是入為水 **集覽** 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 衡都尉 **集覽** 中潢池者潢汗行潦之水池也言... 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池之中平之不難也唐宣... 宗時雞山群盜起詔討之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 迫於饑寒盜弄兵於谿谷間... 不足辱大軍也亦做此說

辰丙

元康元年春正月初作杜陵

書法

書初何絕辭也恭哀后之葬南園又矣於... 是始作治焉是故宣帝即位十年始作杜... 陵則書初世祖即位二十五年始作壽陵則... 書初明帝即位十五年始作壽陵則書初

三月赦

又鳳凰集
甘露降也

夏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

有司復言悼園宜稱事號曰皇考於是立廟范鎮... 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 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 經子曰為人後者謂其父而謂其父... 生者為伯叔父母也然所生之大義至尊至大雖當專... 可得而易者也

大義於正也。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為齊。衰不杖者。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伯叔。父不同也。實稱其所以生。為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禮。禮者。人所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宮大國。但如菴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玉。而使其子孫。奉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為人後。則所生之父母者。今為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為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爾。非謂既為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以所生之也。父母也。齊衰。齊音咨。衰倉回反。杜預曰。衰在冑也。衣裳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屨生布。紼緝其旁。及下際。皆齊者。曰齊衰。不杖。菴杖。菴不杖。菴服制。

集覽

齊衰。齊音咨。衰倉回反。杜預曰。衰在冑也。衣裳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屨生布。紼緝其旁。及下際。皆齊者。曰齊衰。不杖。菴杖。菴不杖。菴服制。

殺京兆尹趙廣漢

與齊衰同。但用又次等。屨生布。記問喪篇。杖者何也。曰。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下。敬教矣。以尊者。在故也。

趙廣漢。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造。年少者。專屬強壯。盜氣。見事風生。無所不為。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以私怨。論殺男子。榮。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脅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腰斬。廣漢。豪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集覽。盜氣。盜讀如。鋒銳之氣。難犯也。韓之。見事疾速。不可當。無所不為。言不畏避也。正誤。屬專。回如字。讀。榮。畜。姓。名。守。守。去聲。詣也。

集覽

盜氣。盜讀如。鋒銳之氣。難犯也。韓之。見事疾速。不可當。無所不為。言不畏避也。正誤。屬專。回如字。讀。榮。畜。姓。名。守。守。去聲。詣也。

正誤

屬專

強莊盜氣集覽蓋盜如也。今按字既作盜亦必兼取盜義蓋所行盜事。行事符暴如盜之群飛。整人欽氣不可察也。守國集覽守去聲。詰也。○今按字如字。謂陳特而不去也。

書法

漢書終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綱目甚之書殺。

綱目甚之書殺

貶少府宋疇為泗水太傅

疇議鳳凰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故貶

書法

自少府貶耳何以書予疇也。先是書鳳凰集三未有議之者。於是鳳凰下彭城疇獨

非之可謂特立之士矣。綱目於鳳凰下彭城疇予其議也。

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

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憐百姓出諫官以補却吏。然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

翁歸為人公廉明察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于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為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員最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課常為三輔。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

集覽

欲託邑于謂同邑之子也。欲以屬

託翁歸此賢指翁歸也翁歸既去定國乃謂邑子出見
入為扶風入內地作扶風即太守右
職漢法地道尊右故高職曰右職
邑之下○今按北
但謂同邑之人

質實

平陽人

正誤

邑子集

莎車叛衛候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

光祿大夫

上令群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
以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
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
楊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軟盟畔
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
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
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
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為王諸國悉平奉世以聞帝

召凡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丞
將軍皆以為可獨蕭望之以為奉世使有旨而
擅煇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
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
秋漸不可長乃
以為光祿大夫
集覽 萬年莎
質實 馮奉世上
矯制雖計叛必書矯示民有君
書法 也細日之修君臣之分而已矣
發明 然矯之
而公其書法
則功罪見矣

二年春正月

二月立健仔王氏為皇后

上欲立皇后懲艾
子而謹慎者立長陵
氏欲善皇太子乃選後宮無
母養太子

夏五月詔

一千石察其官屬

考異

提要無其字漢書詔文亦無其字

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

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折律或端

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

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其人吏或擅興徭役飾

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水

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天下煩被疾疫之災其令被

災甚者毋出**集覽**可謂文吏文法也吏能如此則

今年租賦**折言**破律注巧賣法令者也飾厨傳稱過使客厨

謂飲食傳謂節舍裝飾之以稱愜經過使客之意

書法元帝初元元世主之卹民者寡矣終綱日

一州郡除田租者四足年殤延平元桓延熹元

辛未魏土熹境內災傷量蠲者二真觀元元

帝更名詢

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

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然遺兵擊車師田者鄭吉

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

上與趙充國等議故因匈奴來弱擊其右地使不

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計最謂之義兵

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

者大於此五考非但人

事乃天

道也

問者

匈奴嘗有

按

善意所得漢民報奏歸之未自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珍意中今開諸將率欲與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鄙因之氣傷陰陽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棧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三百一十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表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也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救採史按事即國及休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即不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政心輔

集覽 蕭牆見威見音現顯示之也不在顛也而在欲伐之孔子說所憂者不在彼而在此言恐內變將作也其後家臣陽虎果因季桓子鄭氏曰蕭之

言蕭也牆屏也人臣至此加肅敬焉爾雅翼云周人納蕭使臭陽達於牆屋故曰蕭牆數條屬下句數頻也師古曰凡言條者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焉休告李斐曰休謂請休耳

占者名吏休假曰告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

發明 匈奴擾車師田者自常情觀之與兵誅討還屯渠犂則戢兵保民之美可勝既哉未幾匈奴衰弱終於臣服則車師之地果何關於勝敗乎

以蕭望之為左馮翊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後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即移病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

聞也望之
即起視事
猶下也漢法地道尊
右故謂賤秩為左遷
諸侯王表左官之律章昭以為左

戊午

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
備盜賊毋下所賜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衣服言
語跪起清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
效上乃知賀不足忌封為海昏侯
縣名屬豫章隋屬洪州唐初於縣置南昌州尋廢州
乃屬豫章隋屬洪州宋屬南康府故城在縣北六十里漢廢
以縣仍屬洪州宋屬南康府故城在縣北六十里漢廢
朝復改為縣屬南康府故城在縣北六十里漢廢
昌邑王為海昏侯
就國築城於此

書法

於是帝即位十一年矣而賀尚
存漢之俗猶厚也故書予之

封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有差

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
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
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
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
惟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
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口掖庭令平生稱我
將軍止之是也詔曰朕微眇時內吉史曾許奔皆
有舊恩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
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及吉曾
舜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
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
當封病上憂其不起長疾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
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瘡張安世自以父子
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
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史之丞相府問
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

三省曰色理情
徐勿心不慧曰臣
狂如兮白庭

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讚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
 為通有即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
 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集覽**帝武帝曾孫也
 言乎絕不許已而即果遷**集覽**帝武帝曾孫也
 征和二年遭巫蠱事繫獄時丙吉閉門不納獲免故
 中有天子氣遣使欲殺之丙吉閉門不納獲免故
 云遭遇阿保之功有阿保之功有阿保之功有阿保
 丙吉知此情狀微知陵反杜預曰微始有形
 象而微也惟通作怪異也奇也故人下至郡即獄
 復作自故舊已下至於在郡即獄中復役工作之
 人有恩者各**正誤**免未為遭遇今按曾孫時雖獲
 以深淺報之後事故人不至郡即獄復作**集覽**復作
 籍宗正以後事故人不不至郡即獄復作**集覽**復作
 復役工作之人今按漢書宣帝號皇曾孫生數
 月遭巫蠱事收繫郡即獄丙吉為廷尉監憐曾孫
 亡辜使女徒復作趙徵御胡組更乳養私給飲食
 視遇甚有恩註諸郡即置獄治天下郡因上計者
 此蓋不盡獄繁故曾孫寄在郡即獄復音服謂此

刑徒也有詔赦去其鉗欵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
 與民為例故當復為官作蒲其本罪年月日律名
 作為復

書法

推恩阿保始此然賜物而已未封也自是
 而後有封君者延光二安帝王聖陽嘉二
 順帝末魏有封其子者未與二桓帝馬惠子初
 其卒也至魏為皇太后宋士申魏主熹竇氏癸
 巳魏齊帝
 氏甚哉

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王

書法

宣帝封立不悉書據楚東平中山不書書
 欽何帝所愛欲立為太子者也故謹志之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
 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

去懼有後悔即日供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
 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
 設相道洪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
 皆曰賢哉一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
 日令其家賣金其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或勤以為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
 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
 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念
 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
 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
 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繁
 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
 是族人悅服胡氏曰以宜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
 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年以自居何也曰
 此廣所以加人教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
 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樂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
 十七而猶不省占我廷尉為下獄以至再屈師博
 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憤憤有素疏廣憫之已熟

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詔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
 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戶
 子見幾而作集覽祖道供帳供帳漢書作供張注
 疏廣有焉集覽祖道供帳供帳漢書作供張注
 也再屈師博於牢獄而卒殺之師博謂蕭望之也
 事在同上憤憤音古對反心亂也憫之音古莫反
 也視也

書法

前稱兄子受矣此其不稱兄子何不以廣
 掩受名也請老常也在西漢為高節故並

書之

書賜金遣歸榮之也終綱日書請老一
 而已書賜金三足年四年貞觀七皆予辭也

發明

前書丞相賢致仕由漢以來固未嘗有然
 猶曰仕至上公老病而去云爾至疏廣疏

受方傳儲君乃亦勇於請老何哉在禮大夫七
 十致仕乃聖之帝漢廷諸臣知進而不知退
 死相望儻肯能如二子見幾而作何至不
 保其身哉嗚呼金遣歸將書于冊蓋予之也

以頴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舉罷歸故官

黃霸為頴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餽
寡貧窮者為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姦及務
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
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
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入他郡盜賊日
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曰
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言盜
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
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
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
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法貶秩詔
集覽 郵亭師古
復歸頴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告
集覽 曰傳送文
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鄉官鄉所治處也語次尋
繹問他陰伏因語話之次慘尋紬繹雖其他陰伏
之事亦問而知之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姦
欺之吏因交代之際棄匿簿書盜去官物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勿坐○

右扶風尹翁歸卒

翁歸卒家照餘財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
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集覽 鄉
鄉與鄉
通趣也

書法

三輔未有書卒者卒翁
歸錄賢也置韓趙矣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考異**賜金復其家

凡三百
十六人

書法

賜金與復月何以書嘉會功也書錄功臣
後始此終綱日書錄功也後六年成求

始元平元始二章建初七年安永初六
立廟圖書不與焉宣廿二年明永平一
後主爰

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

諡曰敬

以韋玄成爲河南太守

賢之子

韋玄成平侯

初扶陽節侯韋賢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爲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

集覽

衡門之下師古曰橫木以爲楣貧者之居也

陳國風詩衡門之下可以棲尾毛萇傳云衡門如字衡橫也沈云此古文橫字衡門橫木爲門言也

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邊兵

兩也文公集傳曰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爲之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帝即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旣而先零與諸羌解仇交實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首相攻擊執不壹也件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然羌執不能獨造比聞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其遣使至羌中與相結羌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與解仇謀是兩府後白遣安國河西四郡酒泉武

數 學

文羌西方牧羊人

集覽

別商公河之西商是也滎入河地理志滎水出

今城郡臨羌秦塞外至先至東入河一名樂都水

本小月氏胡所居案九吾縣名屬金城郡先音鉛

吾音牙義渠本西戎種名後

因以為姓安國名也後言西羌傳滎北有義渠之

戎使行去奉使巡行諸羌之地也諸羌案漢

書注羌有百五十四種散處三河先零西羌種名

也先音錄零音憐抵音度滎水抵觸骨犯而前度

交質如左傳王子孤為質於鄭鄭正誤先零集覽

公子忽為質於周是也質音致鄭正誤先零集覽

今按漢書先字無質實居之地名漢置破羌縣屬

音只作如字讀質實居之地名漢置破羌縣屬

金城郡東漢置西平郡晉末為禿髮烏孤所據後

魏置鄯州後周改置樂都郡隋初郡廢置鄯州大

業初廢州置西平郡唐因之治滎水縣上元間沒

於吐蕃號青唐城宋收復置鄯州尋改西寧州元

屬亦集乃路國朝置南寧衛屬陝西行都指揮

使司滎水在臨洮府蘭縣西一百八十里一名金

別稱今城郡臨羌縣之西也
今城郡臨羌縣之西也
本小片氏胡所居
吾音牙利胡所居
因以為其安國名
戎使行兵去其
書注羌有百五
也先音健零音
交質如左傳王子
公于忽為質於周
今按漢書先字無
音只作如字讀
金城郡東漢置西
魏置鄯州後周改
崇初廢州置西平
於吐蕃號青唐城
屬亦集乃路
使司湟水在臨洮
府蘭縣西一百八
十里一名金

